

清儒學案

世章



卷之四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

天津徐世昌

慎修學案下

翼梅

歲實消長辨

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勿菴先生大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不倫又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於授時其為復長亦似有據因為高衝近冬至而歲餘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說蓋存此以俟後學之深思永別為之說謂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爾歲節氣相距近高衝者歲實稍贏近最高者稍朒猶定朔定望定弦之不能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可勿論也管見如斯遂不能強同爰引先生之言逐節疏論於下

勿菴先生曰

麻學答問

授時以萬分為日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萬

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其數自至元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積至次

年壬午歲前天正冬至共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

分若逆推前一年亦是如此

如自庚辰年十一月冬至逆推至己卯年十一月冬至亦是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

此歲實之數大統與授時並同

永按歲實爲麻法大綱領得其眞確之數爲難四分麻以前

無論已魏晉以後漸知一歲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隨時測

驗一麻必更一斗分不久卽有差此何以故蓋步麻者泥履

端於始之義但以歲前冬至距今年冬至計其小餘時刻并

入大餘以爲歲實不知冬至距冬至所得者活汎之歲實而

非經恆之歲實也欲得經恆歲實宜於近春分時測之

元至元時

當測定氣春分

今歲春分距來歲春分苟得眞時刻則得眞歲實又

以前後遠年測準之春分計其日時分秒均之各歲則歲實

之恆率確矣此何也太陽因有高卑而生盈縮近數百年間

春分則平行當郭氏作麻時定氣春分之日正當平行之處此以前以後雖有差亦甚微故所得

歲實為恆率得其恆乃可以求其定猶之月必有平朔之策

而後可求定朔也郭太史改麻自言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

實數考正者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其於歲餘攷之詳矣

其求冬至也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

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

八刻半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

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

八十一刻辛巳冬至在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從甲子日始五十五日零六刻

氣應五十五萬零六百分為麻元其求歲餘也自劉宋大明以來測景驗氣

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考

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八百一十九

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減大明麻
一十一秒其二十五分為今麻歲餘合用之數愚以此二條
考之即郭氏當年所定之歲實已有微差稽之於史又多抵
牾其可以是為消長之準乎夫一歲小餘二十四刻二十五

分積之四年正得九十七刻無餘無欠丁丑年冬至在戊戌
日夜半後八刻半則辛巳年冬至宜在己未夜半後五刻半
不應有六刻如以辛巳之六刻為確也則丁丑年宜在九刻
不應只有八刻半此四年既皆實測所得則已多半刻矣而

云相符不差何也

丁丑年之八刻半雖約取整數未必正是半刻然已有數十分矣其本法上攷已往

百年而長一刻四年所長甚微不應有半刻以下然則當時冬至歲實刻下之小餘不止二十五分矣

又攷劉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祖沖之所測十月十日壬戌景長

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一丈八寸一分太

二十六日戊申一丈七寸五分強以壬戌戊申景相較餘二分二釐半為實以丁未戊申景相較餘六分五釐為法以法

除實得三十四刻六十分以減距日四千六百刻餘四千五

百六十五刻四十分折取其日二千二百八十加半日刻正

測景故得二千三百三十二刻七十分命壬戌算外得十一

月三日乙酉夜半後三十二刻七十分劉宋都建康比元都

則大都此日冬至三十二刻一十三分○按劉宋時太陽最

高衝在冬至前幾半宮則取冬至前後二十餘日之景折取

中數以求冬至仍有辰初三刻冬至大都減大明壬寅辛丑

十一月即壬寅歲之始下距至元辛巳八百一十九年以授時歲實積

之凡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六十刻七十五分以乙

酉辰初三刻距己未丑初一刻凡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

三日九十二刻較多三十三刻而云自大明壬寅距今每歲

合得此數何也

如郭氏百年長一之法以八百一十九總乘所長之數則壬寅冬至甲申日七十九刻太

較當時所測算者又先五十餘刻失之愈遠矣。詳冬至權度又云減大明麻一十一秒考

祖冲之大明麻紀法與周天一歲小餘二十四刻二十八分

一十四秒授時減去三分一十四秒亦非一十一秒也邢士登律

麻考謂金時趙知微重修大明麻小餘二十四分三十六秒實多授時一十一秒郭所減者趙麻非祖麻也其說是然

則授時所定歲實猶是近似活泛之數而不可以為恆欲定

經恆之歲實則西麻恆年表之恆率是矣按表一歲小餘五

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一刻十五分一分六十秒以分

通之三百四十八分有奇以秒通之二萬零九百二十五秒

一日八萬六千四百秒考其實則回回麻已如此回回麻法一歲三百

六十五日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

日然則一歲閏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正西法之歲餘

也以一百二十八乘二萬零九百二十五得二百六十一回回

麻以春分為歲首其歲餘由累測春分得之歐邏巴麻遂用

之至今因之雖分下之四十五秒未必無朧胸當亦甚微矣

以此平率為準隨其時之最高衝與最高之行而進退焉冬

至近高衝則兩歲冬至之距必多於平率今時多一分弱夏至近最

高則兩歲夏至之距必少於平率今時少一分弱猶之太陰

之日時必多當望時近月亭兩望相距之日時必少又古時

若朔時近月亭望時近入轉兩朔兩望相距反是

太陽本輪均輪半徑之差大於今日則加減均數亦大而冬

至歲實當更增至元辛巳間高衝約與冬至同度則歲實尤

大其小餘刻下之分約有三分而授時定為二十五分宜

其自丁丑至辛巳四年之間即有半刻之差而郭氏未之覺

也一年少五分四年少二十分幾於半刻之半矣丁丑年之

西法歲餘依授時萬分日較之只有二十四刻二十一八分八十七秒半少授時歲餘三分一十二秒半當時冬至為盈初小輪半徑差又大其多於平率必不至三分有奇也

然授時原有消長之法是其新意其法自辛巳元順推至一百

年則歲實當消一分

依法推至洪武十四年辛酉滿一百年其歲實消一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

二十四分

若是辛巳元逆推至一百年則歲實當長一分

依法推至宋孝宗淳

熙八年辛丑滿一百年歲實長一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六分

每相距增一百年則歲

實消長各增一分以是為上考下求之準大統諸法悉遵授時

獨不用消長之法上考下求總定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

二十五分此其異也

永按冬至相距之歲實大於平率最高衝有行度而小輪均

數又有大小宜其歲實有消長分數然必當時測定之歲實

已真確又知其無可復加而後知將來之漸消若授時歲餘

刻下之二十五分尙非確數其差分已見端於丁丑辛巳四
年之間則辛巳以後能必其果消乎郭太史厯考正者七事
創法者五事皆不數歲實消長蓋未能眞知所以消長之故
但暗用楊忠輔統天厯爲活法以推往古意謂下考將來亦
如是耳明大統厯悉遵授時獨不用消長之法當時厯官元
統非有確見實測知其不當用消分也以今觀之猶幸大統
不用消分冬至縱有先天尙未甚遠倘遽改二十五分爲二
十四分其先天不愈多乎

當至元時刻下小餘約有三十
分授時一歲少五分百年約先天五

刻

歲實卽一年之日數自一年以至十百年共積若干是爲積日

亦謂之中積

上考下求皆距
至元辛巳立算

假如今康熙庚午歲相距四百零

九算依授時法推得積日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

刻八十九分

因距算四百以上歲實當消四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以乘距算四百零九得如

上數大統不用消長則積日為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一

十八刻二十五分兩法相差一十六刻三十六分

以命冬至日辰授時得癸

卯日丑初三刻大統得癸卯日卯初三刻

永按凡天行盈縮進退必以漸無驟增驟減之理郭氏百年

消長一分則是百年之內皆無所差至一百零一年驟增減

一分又越百年皆平差一分至二百零一年又驟增減一分

豈有此數與法乎即如其法算數百年後亦當逐節計其消

分積而數之不當總計當消之分而以距算總乘之也如大

統算康熙庚午冬至癸卯日卯初三刻查時憲書乃是巳初

一刻

大統先天一十四刻

授時大統用消分不用消分均之無當於天

行其故何哉當年所測歲實刻下小餘其數不真故也歲實

已弱而又消之安得不先天平使當年改二十五分爲三十分由辛巳以後漸而消之或庶幾日至元歲餘若果二十四刻三十分則上考當長乎消乎曰上考亦消也蓋至元時高衝與冬至同度小輪均數又大故冬至歲實爲長極之時而上考下考皆當消但消於三十分之內非消於二十五分之

內也

今時高衝在冬至後七八度小輪又漸小冬至歲餘以萬分日計之約二十四刻二十八九分之間劉宋大明

時高衝在冬至前半宮以祖冲之紀法除其歲周當時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八分一十四秒可見至元前後皆消於三十分之內其消甚遲約四百餘年始消一分蓋小輪均數在初宮有若平差故也至一宮以外則漸疾矣

若以春分平歲實相較則冬至歲實上下數千年皆在長限之中而至元時尤爲長之極必俟高衝行至春分則冬至歲

實始平

如今之春分

又數千年高衝行至夏至最高行至冬至如

今之歲實始爲消之極耳

如今之夏至

然冬至歲實消則春分歲

實長冬至歲實消之極則夏至歲實又爲長之極矣抑今日
本輪差小古時差大則消長中復有消長苟知此理則後之
治厯者但隨時測高衝之行與小輪之差以算定氣而歲實
消長俱可勿論猶之太陰但實算定期定望定弦不必復計
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也

又曰厯學問歲實既有一定之數授時何以有消長之法曰此

非授時新法而宋統天之法然亦非統天億創之法而合古今
累代之法而爲之者也

永按統天厯宋寧宗時楊忠輔所造其歲實與授時正同以
斗分乘距差爲躔差暗藏加減之法約百年加減一分零六
秒弱然行之未久鮑澣之造開禧厯臧元震造成天厯皆增
歲實改各率紛紛迄無定論云

蓋古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歲之日亦如之故
四年而增一日其後漸覺後天皆以為斗分太强因稍損之

其永按古厯四年而增一日其術甚疎雖古斗分宜多亦約百
數十年即當後天一日何以自周迄漢久而後覺日周之厯

卻失之先天僖公五年辛亥日南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

至皆先天二三日厯數百年以有餘之歲實盈其所先之數

乃適得其平

約在周秦間

厥後猶執四分之術漸失之後天故久

而後覺耳

自漢而晉而唐而宋每次改厯必有所減以合當時實測之數

故用前代之厯以順推後代必至後天以斗分强也

斗分即歲餘

若

用後代之厯據近測以逆溯往代亦必後天以斗分弱也

永按漢以前之冬至非實測先後天或至二三日後漢末劉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
洪始覺其後天而減斗分東晉虞喜始立歲差法後秦姜岌始知以月蝕衝檢日宿度所在而劉宋之初冬至猶後天三日大明時祖沖之始詳於測景以冬至前後二十餘日之景折對取中而定冬至然後冬至日躔漸得其實猶不能盡合也故唐一行謂麟德厯以前實錄所記乃依時厯書之非候景所得郭太史謂自大明厯以來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然則實測之能合天者亦鮮矣

統天厯見其然故爲之法以通之於歲實平行之中加一古多今少之率則於前代諸厯不相乖戾而又不違於今之實測此其用法之巧也然統天厯藏其數於法之中而未嘗明言消長授時則明言之今遂以爲授時之法耳郭太史自述創法五端初未及此也

永接授時厯實暗用統天之法者也其歲餘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與統天同而上推百年長一之法亦相似故授時厯議謂自魯獻公戊寅至至元辛巳冬至日名共四十九事授時法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統天不合者惟獻公戊寅與授時異餘三十八與時授同二厯推冬至略相似也然而劉宋大明壬寅歲前冬至乙酉夜半後三十二刻七十分則當時祖

冲之測景推算所得者縱有未確亦不甚遠

當時所算約後天十六刻詳見

冬至

權度依授時統天法皆推甲申日戊初初刻先天甚多豈可

謂大明非而授時統天是與郭氏謂自大明以來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既以大明壬寅之冬至為得真數之首矣及用法推算即失此至乃謂日度失常其可乎以今觀之一由授時所定歲餘本未真一由長數當漸

積不當總計長分而以八百一十九距算總乘之也

統天距差乘躔

差減汎積失亦略同

然則大統厯何以不用消長曰此則元統之失也當時李德芳固已上疏爭之矣然在洪武時去授時立法不過百年所減不過一分積之不過一刻故雖不用消長無甚差殊也崇禎厯書謂元統得之測驗竊不謂然何也元統與德芳辨但言未變舊法不言測驗有差又其所著通軌雖便初學殊昧根宗閒有更張輒違經旨如月食時差既內分等俱妄改背理豈能於冬至加時先後一刻之閒而測得真數乎

永按明初李德芳與元統爭歲實消長為厯家一段公案關係有明二百餘年之厯法邢士登恨元統不用消分致萬厯閒節氣後天九刻有奇愚有以斷之據授時歲實上考固宜

有長分矣然而授時之歲餘本未確則所據以爲長之端者亦未眞旣言每百年長一分則當以漸而長乃總計長分以乘距算則又無此算法觀其推至大明壬寅已違當時之實測又何論春秋以前乎德芳所據者謂魯獻公十五年戊寅天正甲寅冬至依授時法推得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依大統

法推得己未日午正三刻

己未史誤作丁巳

相差四日六時五刻當

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夫魯獻公之年史有舛錯本難憑信漢志謂獻公十五年甲寅冬至此自劉歆三統麻逆推當年冬至是甲寅耳豈有實測紀之信史哉而德芳以此駁元統其無卓識可知矣然統之不用消長也初無實據但云上考下推不用消長以合天道又云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理因數顯數

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夫既未嘗實測而憑虛以言天道言理數宜其不能服德芳也今日厯學大明由後觀之前此二百餘年猶幸元統不用消分冬至加時先天尙未甚遠蓋授時歲餘一歲約少五分自至元辛巳至洪武甲子一百零三年固已先天五刻矣使大統減一分又越百年二百年而更減之先天不愈多乎邢士登謂萬厯閒大統厯後天九刻此非有所測驗但據用消分與不用消分積算如此豈知明厯皆失之先天乎觀前所舉康熙庚午年時憲書癸卯日巳初一刻冬至依大統算卯初三刻先天一十四刻若依授時算丑初三刻則先天三十刻自辛酉溯戊辰五十餘年約減二三刻則戊辰以前大統厯率先天十一二刻若用授時法先天遂至二十七八刻矣此豈可厚非大統乎

然則消長必不可廢乎曰上古則不可知矣若春秋之日南至固可攷據而唐宋諸家之實測有據者史冊亦具存也今以消長之法求之其數皆合若以大統法求之則皆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三日矣安可廢乎

永按春秋時麻法最疏置閏或疏或密日食或不在朔則步冬至違天可知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今法推此年平冬至乙卯日巳時定冬至在甲寅卽令此時小輪均數大能使定氣移前一日半亦不過癸丑日之夜刻辛亥實先天二三日且定朔壬子亦非辛亥也昭公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日南至以今法推此年平冬至壬辰定冬至辛卯當時推己丑亦先天二日且己丑爲此年正月朔安得爲二月也授時推僖公五年冬至以歲餘長十九分乘距算一千

九百三十五加於中積得辛亥日寅初二刻是以總長分數

乘距算而非積漸而長亦因傳有辛亥日南至之文強爲此

算以求合不知辛亥非實測也

唐一行謂僖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

時史億度愚謂傳言書雲未嘗言測景

其推昭二十年冬至以十八乘距算一

千八百零二則不得已丑而得戊子日戌初三刻其先天愈

甚矣此二事一合一否皆不足爲據且既能上合一千九百

餘年之冬至矣何以劉宋元嘉丙子十一月甲戌景長而推

癸酉大明辛丑十一月乙酉冬至

卽壬寅天正冬至

而推丙申此二

事皆八百餘年反先天一日豈非總分乘距算之法非法故

失之乎

然則統天授時之法同乎曰亦不同也統天麻逐年迭差而授

時消長之分以百年爲限則授時之法又不如統天矣

永按統天以距差乘躔差其失亦與授時等

由其根數未確

夫必百年而消長一分未嘗不是乃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

不倫鄭世子黃鍾麻法所以有所酌改也

假如康熙辛酉年距元四百算故消四分

而其先一年庚申距算三百九十九只消三分是庚申年歲餘二十四刻二十二分而辛酉年歲餘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也以此所消之一分乘距算得四百分則辛酉歲前冬至忽早四刻而次年又只平運以實數計之庚申年反只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刻二十二分辛酉年則又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其法舛矣

永按授時之謬法勿菴先生亦已覺之矣抑不惟如此而已

年愈遠則失愈甚如推至春秋時一千九百年則歲餘二十

四刻四十四分若一千九百零一年歲餘增一分此一分乘

天距算一千九百零一前一歲忽增一十九刻有餘則歲實有

三百六十五日四十三刻有奇豈不甚可笑乎況又有遠於

此者乎

問歲實消長之法既通於古亦宜合於今乃今實測之家又以爲消極而長其說安在豈亦有所以然之故與日授時雖承統天之法而用消長但以推之舊厯而合耳初未嘗深言其故也惟厯書則爲之說曰歲實漸消者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也余嘗竊疑其說今具論之夫西法以日天與地不同心疏盈縮加減之理其所謂加減皆加減於天周三百六十度之中非有所增損於其外也夫最高則視行見小而有所減最卑則視行見大而有所加加度則減時矣減度則加時矣然皆以最卑之所減補最高之所加及其加減已周則其總數適合平行略無餘欠也若果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不過其加減之數漸平耳加之數漸平則減之數亦漸平其爲遲速相補而歸於平行一也豈有日輪心遠地心之時則加之數多而減之數少日輪心近地

心時則減之數少而加之數多乎必不然矣

永按冬至相距之日時古今有多少不過汎歲實與平歲實相差其相差又有舒疾之漸耳若知冬至有平有定本不必言消長必欲言其消長則其故有二一由高衝離冬至有遠近一由日小輪古今有大小也高衝秋分行至冬至此三宮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自冬至行至春分此三宮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總此六宮上下約萬年

以今時最高衝行約之

皆在長限

以其冬至汎歲實皆多於平歲實故也惟高衝正當春分秋分此兩歲歲實皆平

卽西法三百六十五日五小離此則漸時四十八分四十五秒是也

有差前三宮由平而漸增多是爲長中之長至高衝與冬至同度則定冬至與平冬至同日同時是爲長之極當郭太史作麻正其時也後三宮由極多而漸減以至於平是爲長中

之消今時高衝在冬至後八度其消尙未多也若高衝過春分而行至夏至此三宮定冬至亦在平冬至後自夏至行至秋分此三宮定冬至又在平冬至前總此六宮亦約萬年皆在消限以其冬至汎歲實皆少於平歲實故也前三宮由平而漸減是爲消中之消至高衝與夏至同度則定冬至亦與平冬至同日同時是爲消之極後三宮由極少而漸增以至於平是爲消中之長此通高衝行一周天而總論其消長也然而太陽兩小輪半徑三千五百八十四古多而今少多則小輪稍大日躔加減均亦稍大少則小輪稍小加減均亦稍小高衝之行一年一分一秒十微西土後測此一分一秒十微若在均數稍大之中則度分變爲時分之秒數以加減於平時者必稍多若在均數稍小之中則度分變爲時分之秒數以

加減於平時者必稍少

如崇禎戊辰所立之加減差表初宮之初度十一宮之末度每一十分均

數二十有二秒高衝一年行一分一秒十微約均數二秒有

奇此二秒有奇變為時約五十七秒以加於平歲餘五小時

三分四十五秒得五小時四分四十二秒如小輪稍大則初

度一十分之均不止二十二秒而一歲高衝之行不止得均

二秒有奇其變時亦不止五十七秒矣如小輪稍小則初度

十分不及二十二秒高衝之行得均數不及二秒則變時亦

不及五十七秒矣此略舉初

度之均數為例其他可類推

以劉宋元嘉大明間屢年之實測算當時之不同心差蓋四

千有奇

詳冬至至權度

則均數必稍強至元時授時厯冬至盈初加

分多於今日之加分則當時小輪半徑不止三千五百八十

四自此以後至今日小輪漸小均數亦漸少高衝行度所得

之均數以減度加時者所得亦稍弱焉此又因輪轂漸近地

心而微有消分也

又考日躔永表彼固原未有消長之說日躔厯指言平歲用授

時消分定歲則用最高差及查恆年表之用則又只用平率是其說未有所決也

永按麻書非出一手故有不相應處其歲實平率出回麻回麻得之實測春分此麻書最緊要處惜未明白剖析其日躔表說辨論從前言消長者之非則固有定說矣但小餘微有不同耳

麻書平歲實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是二四二一八七五也今麻象考成亦用之

而日躔表說二四二一八八六四較多一一四

又麻書言日輪漸近地心數千年後將合爲一點若前之漸消由於兩心之漸近則今之消極而長兩心亦將由近極而遠數千年後又安能合爲一點乎彼蓋見授時消分有據而姑爲此說非能極論夫消長之故者也

永按七政皆有小輪獨日之小輪有改變竊意久亦必復豈

有與地心合爲一點之理自至元辛巳以後正是長極而消
非消極而長也曰今實測之冬至後於授時之中積分明是
長而以爲消何也曰前已言之矣授時歲餘刻下之分當有
三十分而郭氏定爲二十五分也授時之歲實豈非出於實
測然因其自述丁丑辛巳四年冬至得其自相乖違之處因
以知至元時爲長極而消之大界與日躔加減表十一宮末
度以前均數漸減之理固相符也

然則將何以求其故曰授時以前之漸消旣徵之經史而信矣
而今現行厯之歲實又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竊考
西厯最高卑今定於二至後七度依永年厯每年行一分有奇
則授時立法之時最高卑正與二至同度而前此則在至前過
此則在至後豈非高衝漸近冬至而歲餘漸消及其過冬至而

東又復漸長乎余觀七政厯於康熙庚申年移改最高半度弱而其年歲實驟增一刻半強此亦一徵也存此以俟後之知厯者己未年最高在夏至後六度三十九分庚申年最高在夏至後七度七分除本行外計新移二十七分己未冬至庚戌日亥正一刻四分庚申年冬至丙辰日寅正二刻二分實計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十三分前後各年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四分或五分以較庚申年歲實驟增一刻九分

永按歲實消長之故一由最高衝之有行度先生因最高改移歲實驟增而悟及此猶云存之以俟知者亦欲後人由此致思也然其所言消長若與實算相反何也日躔加減表初宮與十一宮同均而加減異號至元辛巳以前高衝行未及冬至則用初宮之均度分秒加度而減時辛巳以後高衝行已過冬至則用十一宮之均度分秒減度而加時前減時則定冬至在平冬至前後加時則定冬至在平冬至後初宮之

初度與十一宮之末度其均最大則一歲高衝之行所得均數最多變爲時以加減於平時者亦最多故此處歲實極大皆最長之時也初宮若離初度稍遠則均漸少而變時以減平時者亦稍少歲實亦稍減矣十一宮若離末度稍遠則均漸少而變時以加平時者亦稍少歲實亦稍減矣故高衝行漸近冬至其均由少而多歲實正漸增以至於極也而此謂歲餘漸消高衝已過冬至其均由多而少歲實則由極多以漸減也而此謂復漸長豈非與實算相反乎蓋先生論消長不主平歲實爲根耳

王寅旭曰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尙未及均數則消長之源與兩心差何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
五
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朏朧與星歲相較爲節氣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旣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朏朧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始可以永久而無弊

永按古今言歲實消長者皆從冬至歲實言之非論平率歲實也因兩心差及所生均數異而定氣微有損益是亦消長之一根不可謂其無與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差數此說恐未然其言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朏朧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此數言極中肯綮一定之歲實從春分測定之平歲實是也苟知此則但言平冬至定冬至不必言消長亦可矣

按寅旭此論是欲據黃赤之漸近以爲歲實漸消之根蓋見西測黃赤之緯古大今小今又覺稍贏故斷以爲消極復長之故然黃赤遠近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又西測距緯復贏者彼固自疑其前測最小數之未真則亦難爲確據愚則以中厯歲實起冬至而消極之時高衝與冬至同度高衝離至而歲實亦增以經度求經差似較親切愚與寅旭生同時而不相聞及其卒也乃稍稍見其書今安得起斯人於九原而相與極論以質所疑乎

永按先生經緯之辨最確而謂高衝與冬至同度爲消極之時永已論之於前

又曰

考最高行及歲餘

按日行盈縮細考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

分雖皆縮厯而其縮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

麻而其盈亦不同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之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在其後數度又且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實所以有消長也

永按以太陽盈縮之根推歲實所以有消長此先生之定見定說也

按庚申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六分辛未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十二年中共長一刻零

三分

中積只十一年

壬戌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

分庚午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九年中

共消十四分

中積共八年

又合計癸亥夏至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

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一日零四刻一分辛未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冬

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零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

永按此以半年之氣前後相較驗最高之東移若以兩歲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及各節氣兩歲相距皆各有其歲實而冬至爲最大夏至爲最小春秋分爲近平又越數十年而諸歲實亦微有不同矣前代只知冬至歲實不知逐節皆有歲實也

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蓋最高移而東則夏至後多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長高衝移而東則冬至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雖亦歲餘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

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春分後半周毫無移動故無甚消長也

永按二分無甚差故欲得平歲實須於近二分時測之若高衝行至春分則二分之距又最大而二至反平矣

按授時消分爲不易之法今復有長者何耶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恆爲定也此是西法中一大節目其法自回回厓卽有之袁了凡先生頗采用回回法而不知此熊礮石先生親與西儒論厓而亦不言及何耶

永按最高卑之有行度誠西法中一大節目袁氏新書不知有最高卑又何以能較論前代諸厓之先後天乎

又曰厓學疑問袁了凡新書通回回之立成於大統可謂苦心然竟

削去最高之算又直用大統之歲餘而棄授時之消長將逆推數百年已不效況數千萬年之久乎

永按袁書逆推數百年已不效誠然若棄授時之消長則無足論授時本非不刊之法也今時厯象考成推步只有求天正冬至與求定冬至之法而不言消長紛紛之論可定矣

金水發微

勿菴先生曰問五星之法至西厯而詳明然其舊說五星各一重天大小相函而皆以地爲心其新說五星天雖亦大小相函而以日爲心若是其不同何也曰無不同也西人九重天之說第一重宗動天次則恆星又次土星次木星次火星次太陽次金次水次太陰是皆以其行度之遲速而知其距地有遠近因以知其天周有大小理之可信者也星之天有大小旣皆以距

地之遠近而知則皆以地心爲心矣是故土木火三星距地心甚遠故其天皆大於太陽之天而包於外金水二星距地心漸近故其天皆小於太陽之天而在其內爲太陽天所包是其本天皆以地爲心無可疑者惟是五星之行各有歲輪歲輪亦圓象五星各以本天載歲輪歲輪心行於本天之周星之體則行於歲輪之周以成遲疾留逆若於歲輪上星行之度聯之亦成圓象而以太陽爲心西洋新說謂五星皆以日爲心蓋以此耳然此圍日圓象原是歲輪周行度所成而歲輪之心又行於本天之周本天原以地爲心三者相待而成原非兩法故曰無不同也

上三星在歲輪上右旋金水在歲輪上左旋皆挨度平行

夫圍圓象旣爲歲輪周星

行之迹則遲留逆伏之度兩輪皆有之故以歲輪立算可以得其遲留逆伏之度以圍日圓輪立算所得不殊立法者溯本窮

源用法者從簡便算如厯書上三星用歲輪金水二星用伏見
輪皆可以求次均立算雖殊其歸一也或者不察遂謂五星之
天真以日爲心失其指矣 厯指又嘗言火星天獨以日爲心
不與四星同予嘗斷其非是作圖以推明地谷立法之根原以
地爲本天之心其說甚明其金水二星厯指之說多淆亦久疑
其非今得門人劉允恭悟得金水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的確而
不可易可謂發前人之未發矣 問金水二星之求次均也用
伏見輪厯指謂其卽歲輪其說非與曰非也伏見輪之法起於
回厯而歐邏因之若果卽歲輪何爲別立此名乎由今以觀蓋
卽歲輪上星行繞日之圓象耳 王寅旭書亦云
伏見輪非歲輪 然則伏見輪
旣爲圍日之迹上三星宜皆有之何以不用而獨用之金水曰
以其便用也蓋五星行於歲輪起合伏終合伏皆從距日而生

故五星之歲輪並與日天同大而歲輪之心原在本天周故其

圍日象又並與本天同大上三星之本天包太陽外其大無倫

又其行皆左旋所以左旋之故詳具後論頗費解說故只用歲輪也至于金

水本天在太陽天內伏見輪與之同大又其度順行故用伏見

輪亦即繞日圓象若用歲輪則金水之歲輪反大于本天以歲輪與日天同大故皆

大於本天故不用歲輪非無歲輪也承用者未能深考立法之根軌

謂伏見輪即歲輪其說似是而非不可不知也伏見亦起合伏

終合伏有似歲輪然歲輪之心行於本天之周而伏見輪以太

陽為心故遂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皆相因而誤者也然則

金水既非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又何以求其平行日歲輪之

心行於本天是為平行乃實度也實度者周度也以本天分三百六十度而

以各星周率平分之則得其每日平行如土星二十九年奇而行本天一周則二十九日而行一度每日平行二十九分度之

一是為再遲木星十二年周天每日平行約為十二分度之一
火星二年周天約為每日平行半度金星二百二十餘日周天
約每日平行一度強水星八十八日弱
而周天約每日平行四度皆平行實度若歲輪及伏見輪雖亦
各分三百六十度亦各有平行然而非實度也

地心實測之平行度乃各星之離度耳因此離度下文詳之用三角法從地心

測之則得其遲留伏逆之狀亦為實度矣此實度不平行與本天之平行實度不同

本天之度平行實度也歲輪及伏見乃離度也離度為虛數
故皆以半徑之大小為大小 伏見輪上行度與歲輪同所不

同者半徑也伏見之半徑皆同本天歲輪之半徑皆同日天

間何以謂之離度曰於星平行內減去太陽之平行故曰離度

乃離日之度也太陰譬之其每日平行十三度奇者太陰平

行實度每日十二度奇者太陰之離度也於太陰平行內減太陽平行是故

金星每日行太半度奇水星每日約行三度皆於星平行內減

太陽之平行 因金水行速其離度在太陽之前乃星離於日之度故其度右旋順行與太陰同法也 若上三星則當於太

陽平行內減去星行是為離度蓋以上三星行遲在太陽之後

乃星不及於日之度其度左旋而成逆行與太陰相反然其為

離日之行度一而已矣

王寅旭五星行度解謂上三星左行蓋謂此也然竟以此為本天則終非了義

平行者對實行而言也然實行有二一是本天最高卑之行亦

日實行一是黃道上遲留逆伏實測亦日視行是二者皆必以

本天之平行為宗 若金水獨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是廢本

天之平行矣又何以求最高卑乎

圍日之輪 即伏見輪

起合伏終

合伏是即古法之合率也本天之行則古法之周率也最高卑

則古法之歷率也又有正交中交以定緯度即如古法之太陰

交率也

此一法是西法勝中法之一大端

是數者皆必以本天取之故不得以

圍日之輪爲本天 厯指言金星正交定於最高前十六度水星正交與最高同度其所指皆本天之度非伏見行之度則伏見輪不得爲本天明矣 今以七政厯徵之不惟最高卑之盈縮有定度卽其交南北亦有定度故金星恆以二百二十餘日而南北之交一終水星則八十八日奇而交終此皆論本天實度原不論伏見行是尤其較著者矣

永按七政皆有本天本天皆有平行之實度月與五星皆有次輪而五星次輪亦曰歲輪皆因離日遠近而生離度月之離度起合朔終合朔五星離度起合伏終合伏土木火三星在日之上其本天大其右行之度遲則於太陽平行度內減其星之行度是爲歲輪上離度合伏至衝日半輪星西而日東衝日至合伏半輪星東而日西金水二星在日之下其本

天小其右行之度速則於本天平行度內減太陽平行度爲
歲輪上離度合伏至衝日星東而日西衝日至合伏星西而
日東金水本天雖小而歲輪如上三星與日天等大星在歲
輪上半周則歲輪負星出日上至下半周乃在日天下其繞
日之圓象實由歲輪上星行軌迹所成與上三星成繞日大
圓者同理而厓家別名爲伏見輪所得不殊又卽以太陽之
平行爲二星之平行皆徑捷之權法而承用者遂以伏見當
歲輪以日天爲二星本天且置本輪均輪於日天上而二星
之本天與歲輪皆隱得勿菴先生發其蘊本象始明而觀者
終疑金星二百二十四日奇周天水星八十八日奇周天何
以能終古附日也乃多作圖以顯其象

附錄

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多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注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韻輿地無不採蹟索隱測其本始

王昶撰墓志銘

先生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

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及聞先

生名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為問先生從

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

以周禮中疑義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吳歎曰先生非常

人也戴震撰事略狀錢大昕撰傳江藩漢學師承記

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

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飢

戴震撰事略狀

先生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秦尙書蕙田請於朝令江南督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
三
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嘗爲尙書言先生之學故有是請尙書撰五禮通考摭其厯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全載推步法解一書憾不獲見禮

經綱目也

戴震撰事略狀
錢大昕撰傳

先生日宣城有梅勿菴先生厯算第一名家年已耄欲得人傳其學且有爲永介紹者因牽於俗累不能往一日游書肆見殘紙二幅或云是梅書試閱之皆授時大統之說永始疑先生之學蓋主中而黜西果爾則邢士登律厯考家有鈔本不煩褰裳問津矣自是遂絕意於梅又廿餘年先生久捐館有太平崔君嘗游先生之門攜勿菴書目厯學疑問疑問補三書假觀永始歎服亟錄之又二年始賺得兼濟堂厯算全書乃望洋驚怖追憶前二紙則厯學駢枝中語此先生早年從通軌入手之書後

來研精西法所詣大不爾也因悔恨曩者既不獲及先生之門

中間又為二殘紙所誤且不肯求先生之書及晚歲得之則精

神矜昏心力鈍做不敢望躋裁於堂矧能燭照於室乎先生撰翼梅序

戴震總校四庫書乃盡取先生書二十種寫之以藏祕府王昶撰墓

志銘

先生弟子著籍者甚眾而戴震金榜尤得其傳同上

夏鑾曰近儒學術兼考據詞章者惟朱竹垞兼漢學宋學者惟

江慎修江氏書無不讀人知其邃於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錄集

注實擷宋學之精又曰戴東原學出江氏其著書文詞古質可

謂青勝於藍然不如江氏書平易切實人人可曉足裨後學胡培

翬撰夏先生墓志銘

慎修弟子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
三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程先生瑤田

別爲讓堂學案

金先生榜

金榜字蘂中一字輔之晚號檠齋歙縣人少有過人之資受經學於江先生慎修又以戴東原劉海峯方朴山爲師友年三十一高宗南巡召試詩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越七年乾隆壬辰成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典山西鄉試以父喪歸服除卽乞假不出著書自娛有諷先生復入朝者笑應之曰富貴者一日之榮猶冬之裘夏之箠時過無所用之君子縱不獲爭光日月或得比壽邱陵乎治三禮以康成爲宗然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不誣家法嘗舉鄭志答趙商之言曰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法所著禮箋十卷大興

朱文正公序稱爲辭精義覈者也老年髀痛臥牀席閒猶手定

其橐嘉慶六年卒年六十有七

參吳定撰墓志銘 江藩漢學師承記 禮箋序

禮箋

周官軍賦

歲丁亥與戴東原同居京師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余舉小司徒正卒羨卒釋之東原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遂著錄焉

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

致餘子此正義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

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如以一成三百家計之亦得七十五人

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劉劭爵制曰古者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

居右凡七十五人李衛公問對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所謂惟

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為正卒後法

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為通正羨之卒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

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不言起徒役者家

一人為下經四時之田立文所謂田與追胥竭作也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

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

家作一人為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

人為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為小司徒稽民數而

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為小司徒臨事

徵調之事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為卿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帥之至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

掌萬民不當致卿大夫之子族師職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

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

之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

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為卒爰使其居者相

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為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

法孫武言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與八家賦出一

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

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

十五始家出一人為卒班孟堅氏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

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

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昭四

年子產亦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

作邱賦

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

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

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往往襍引管

子釋之而于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

也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

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法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

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而同制藝文志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略入兵家班志

出之入禮言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

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明是書之作遠在春秋以前隋書經籍志則云司馬兵法三卷司馬

穰苴撰是時此書已闕佚不全徒據史記司馬穰苴傳爲撰自穰苴案傳言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

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裒矣若夫穰苴區區

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自敘云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

馬法穰苴能申明之考史記諸文則謂司馬法為穰苴所撰者由讀史記未審矣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一百人見于李衛公問對及張預孫子注者可據蓋本孫子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之說與司馬法因井田制軍賦者絕異唐杜牧誤引此為司馬法亦緣是時不見全書遂滋譌舛並附正之

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于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
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
六有奇賦法備于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
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
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
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
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
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
人均其力征豐年公甸用三日中年公甸用二日無年公甸用
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
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
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

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并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
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
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
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冠衰升數

喪服經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總麻一章成
未著其冠衰升數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
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
分降服正服義服當之榜案喪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
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
服義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

服義服爲差審矣嘗以喪服記差之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疏說三升半者爲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案傳者於斬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爲斬衰二等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齊衰有受服明齊衰三月無受者不在其數然則齊衰三年與杖期不杖期者同衰四升冠七升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如此由是差之齊衰三月者其五升衰而八升冠乎是爲齊衰二等或以齊衰三年與期同升數爲疑案喪服經疏衰裳齊牡麻經

古文此下有冠布纓三字

今從今文

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

其受也鄭君以爲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然斬衰冠同者亦以其冠爲受此但言冠其

受無以明齊衰異冠如鄭君說殆非問者意也經所陳疏衰以

下與上章三年者不殊今文惟無冠布纓故問冠不問衰明衰

同四升也答以冠其受明冠亦同七升是三年期有差而冠衰

升數無差記文固已該舉注云此謂為母服失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

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傳于大功章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

升則大功衰八升者冠小功布十升謂殤大功也大功衰九升

者冠小功布十一升謂成人大功也是謂大功二等傳曰總麻

小功冠其衰也經于大功言三月受以小功衰明冠無受疏云受衰

十一升冠十二升失之以大功冠十一升與所受小功衰升數同矣記者

于總麻小功不復具言明冠衰升數之差及所受服止于此間

傳所列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注云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

之差今據喪服經校之齊衰六升者斬衰之冠及所受服也大

功七升者齊衰之冠及所受服又斬衰既練所受功衰也其小功十一升爲成人大功之冠及所受服則十升者殤小功冠衰十二升者成人小功冠衰是爲小功二等此喪服冠衰升數稽諸記與傳而可知者

陰厭陽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

注云祔當爲備

祭何

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斂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以祭于奧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戶明者名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諤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

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案記云是謂陰厭是爲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禭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于所祭之地謂祭于奧爲陰祭于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明祝于主者爲正祭尸諛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諛後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

大學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
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樂其法卽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
四術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

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
之謂之郊人遠之於成

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于成均言其遠
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句絕殆失其讀

文王世子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
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
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
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
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並言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榜案樂記武王克商散

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

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

在郊辟雍即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

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

足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蓋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

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

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

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

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

祭義祀先賢于西學

亦在西郊皆循

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

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曰辟雍為

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未失也明堂位米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四

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注云

先有事於頌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頌宮郊之學也然

則魯立頌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

通典兗州泗水縣有

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

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代殷

薦俘馘于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馘在廟

後因以為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

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据魯禮為說者歟辟雍頌宮皆在郊

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俊

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

則在王宮之四門鄭君以西郊虞庠為小學非也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

見蔡邕所引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學

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

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

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教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

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

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据王族言之

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
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于為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
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
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
通惟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太子王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閒

記人之異說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

之基

見尚書大傳

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

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入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

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

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

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

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

衆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

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

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

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

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

庶殊也細問昔襄之信以士宗高密嚴爾郵籍文水縣諸書

鄭先生牧州縣林藪漁人掉劉王千福對貢主專代台錄

鄭牧字用牧休寧人歲貢生時同郡治考訂之學者戴震程瑤

田金榜治辭章之學者胡璿胡珊胡賡善方矩皆與友善各以

所長相攻錯先生力宗程朱四子六經不可有片語之違故與

諸人相得甚歡及講論經義常至於不合而爭年七十餘卒參休

寧縣志 先生又容東風林藪休寧再詣嚴義育錄碑代鞅林軒不

五方先生矩州縣林藪漁人請主與熈東風玉公藪同鴨專刺

方矩字晞原歙人諸生學宗慎修先生文宗劉海峯居靈金山

有林泉之勝親賢好學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與之游嘗謂孔

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為鬼魅者程朱

之力也吾儕師學之不暇而敢妄有瑕疵乎學者稱以齋先生

參歙縣志

汪先生梧鳳

汪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人諸生與戴東原汪松麓同師事慎修先生又客東原松麓於家每語經義有疑輒力辯相持不下於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西漢八家之文皆有論說是正皆未成書成者詩學女爲二十六卷其中律學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蟲魚之屬皆援據賅洽考核精審又有松溪文集

參歙縣志

汪先生肇龍

汪肇龍字稚川號松麓歙人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專力治經梯階於王應麟閻若璩之說以上宗高密通爾雅說文水經諸書游京師館贊善鄭虎文家注石鼓文定爲史籀所篆虎文極稱

之參歛

縣志 卷之六 目錄

慎修交游

方先生苞

別為望溪學案

劉先生大櫬

別見望溪學案

清儒學案卷五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六十

天津徐世昌

梁村學案

梁村學宗程朱深醇平實紹李文貞張清恪之傳學派最
正教澤甚長葛山繼之兩世經筵竭誠啟沃無不以正道
爲依歸洵不負所學矣述梁村學案

蔡先生世遠

蔡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居邑之梁山下學者稱梁村先生康熙
己丑進士改庶吉士請假省親旋丁父憂迨服闋赴京以假滿
逾期休致時安溪李文貞方纂性理精義薦爲分修書成回籍
主講鼇峯書院雍正元年特召入都授編修命侍高宗讀歷官
至禮部左侍郎因失察族姓家人事降二級調用尋命復職十

一年卒年五十有二高宗御極追贈禮部尙書諡文勤加贈太傅先生父璧以拔貢生爲羅源教諭儀封張清恪撫閩特延主鼇峯書院先生少承家學爲諸生時卽卓然以古人自期敦踐履別義利博覽經史務爲有用之學嘗語學者當爲第一等人俗儒溺時文希富貴不自計樹立若何此鄙陋之至無足與論卽讀書止供作文講學不務躬行皆可恥也及入侍內廷十年無一日之間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其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古今興亡治亂及君子小人消長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嘗與高安朱文端同編歷代名臣名儒循吏諸傳及所選古文雅正皆有益於學者著有鼇峯學約一卷朱子家禮輯要一卷合族家規一卷二希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

參史傳
方苞撰墓

誌銘 李紱撰墓誌銘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文集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
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
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
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
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
師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爲徒事訓
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
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
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

議宋儒者以爲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爲僞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尙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暇與世遠議修歷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

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歧於異說不汨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四書朱子全義序

聖賢教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子朱子之解四書也有集注有或問有中庸輯略有論孟精義議論往復則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卽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四子之書平近無奇長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玩索也於是以經義取士定爲程式使自證其心得而發揮其蘊奧非由此者雖奇材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

之背馳其說附會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頌之學宮使天下讀是書者有所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留餘憾矣沿習既久學者視爲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說汨沒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言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然必參之或問以暢其說參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參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至故其行之也力以之爲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功業則巍然爲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者苦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之方也柏鄉相國魏貞菴先生

有憂之採朱子諸書彙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朱子全義先生
輔弼兩朝聲績論著炳烺天壤顧此書尙藏於家未鈔以行世
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生校而刊之
兼山爲吾漳隱君子考訂旣核剗刷成書念庭屬世遠序之世
遠海濱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顧嘗讀此書而歎其義蘊之畢該
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則爲
說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範
圍其自詡爲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
也其駕空躡等恃超悟而誇新得者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
亂眞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沈晦則近世之講章
而朱子所詆爲俗儒者也方今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
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

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以上求之四子沈潛反復不囿於科舉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之歸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且遠也念庭克承公志而梓之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巋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致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

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蹶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己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眞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教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籠侷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

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
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不懾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
聖賢之奧不難矣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
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
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
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
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
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啟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
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
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

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

清儒學案卷之二
六

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弊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尙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藥詞章以正而力啟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厯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鈔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

年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苟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鞞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尙也措之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爲心聲辭尙體要斯

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

困學錄序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正編續編仲子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中州古稱理學之區國朝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最著先生宗仰潛菴而與逸菴相師友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禮致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

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有加每念庸虛不甘暴棄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言欺人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義利之辨而大發其惻隱之心先生分巡濟寧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振活數十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振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中書游歷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凜

然而滿腔惻隱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
勸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
敦行之士知其人則令所屬資送未得其人則令薦送來見則
接以賓主之禮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
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
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
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
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
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督臣噶禮之奸貪疏
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卒賴聖明公道
得伸夫爲大臣而稍動身家之念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
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先生直節勁氣

愛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
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其小才曲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守
正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諸書合理學經濟氣
節之彥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
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
言自效力河工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
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
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
也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有才貴乎無才貴乎無才而齷齪卑瑣碌碌焉守兔園以終其
身遇物而不能知登高而不能賦斯亦士君子之恥也然吾以

爲有才而自恃又不如無才之善伊川先生以有高才能文章爲三不幸正謂此也昔者三代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民鄉老及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取實行而不在文章西漢以孝廉取士東京四科魏晉九品皆重行誼至隋建進士科唐又分爲明經進士二科自是而後則非文學詞章罕得進矣節比由夷行同會史者多屈處於下而不能知而一字之奇一韻之巧馳騁於詞壇取高官顯名於天下嗚呼三代以下所以多輕薄浮華之士也夫樹木者以植根爲上立品者以務實爲貴才名過盛而矜己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喪檢辱身之士也昔者禰正平孔北海恃才而死王粲陳琳以才故卒爲曹操用識者兩有譏焉唐初四傑果如裴行儉之言江東二陸終於非命才之累人一至此

哉其餘若孟堅之附於竇氏中郎之屈於董氏也歆之用於莽也劉柳之與八司馬之列也之數子者皆才高天下學冠一世卒以負才欲試與非其人使千載以下論古者猶有遺憾所謂雄雞不能斷其尾而參天蔽日之材且纏絆於野藤刺蔓以自累也然吾謂伊川先生其有激而言歟當時王介甫以盛名致宰相位新法行爲有宋亂首而民不聊生其子王雱警敏絕人文章達於帝闕竟天其身且蘇氏兄弟亦以文章顯著卒與呂陶等分爲蜀黨與朱公庭賈易等互相掎擊此皆伊川先生所身歷者故其時日與邵堯夫張橫渠諸人剖抉性命之精以復性明善爲要以近裏著己爲功上以接孔孟之傳下以開考亭之緒使士知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章與實學並足稱者此又不可以概論

與李巨來同年書

拙橐承改正評示倒廩傾困非知愛之深負大見識大手筆者不肯亦不能也尊橐高闊雄博飽讀十日強分爲三閒附末見以正高明諸儒語錄奉繳細閱尊評極有卓識然尊陸子可也尊陸子而詞氣之間不免過激因而不足於朱子似可不必吾兄以人之議陸子爲非則人不以吾兄之不足於朱子爲非乎凡講學不在辨別異同貴能自得師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弟生平不敢言學然總以力行爲貴徒講解剖判皆膚詞也適館想已多時規模氣概安能降格但抑畏之心不可不時存言論尤貴三緘於不知不覺中防之又防耳

答李立侯書

性理精義附至甚喜隨令書院同人鈔寫以爲講解之資來教

云論人物當先學問而後經濟論讀書當先六經而後子史世
遠年二十以前心粗氣浮嗣後讀宋儒之書知學問本原非此
不可務須從此體察本深末茂非徒藉一時意氣之激發也至
於有一二全不看史書者每規之亦謂其既知研極宋儒蘊奧
因而遍覽古今考鏡得失必能大有補於推行處自餘指相規
切者皆反此至平日所規箴足下者大都以英氣過勝必以從
容涵養爲主此遭所論則又以不要畏避爲言天下除是作一
庸人則悠悠過日若有所抱負設施自不能如意順適况處家
鄉尤難之又難正不必以來教所云謗議爲患但藉此以收斂
畏懼更見長益耳嘗讀昌黎詩云磨礪去主角浸潤著光精六
十七年來常奉以爲座右之銘願以移贈亦同病相規之意也
歷代名臣言行錄未知編就否學約乞速改正

寄寧化五峯諸生書

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

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止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功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旣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始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

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大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卻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唯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身有與浮慕者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

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
深忘其鄙譎然皆肝膈之要不宣

與雷質一書

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
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
佞自數年來會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
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
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
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
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會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
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
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

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
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
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
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
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勸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
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今之士子囿於科舉牯於習尙久矣
鄉人知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
下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所
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
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夫鼓其趨而
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
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勸勵之不佞

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勸我以靜時加功
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不宣

附錄

先生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

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方苞撰墓誌銘

臺灣朱一貴作亂總督滿保討之先生集鄉團保境遺滿公書

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誠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

一人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

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

普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興教

化和兵民其新墾之地弗按籍升科恐擾其樂生之計滿公皆

從之人戴其惠

先正事略

雍正七年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命先生偕同籍京官會
議因合疏言泉漳風俗未醇或鄙劣薄行致玷士類其鄉民又
多因忿互爭種種惡習應設員防範化導得旨允行史傳

先生所居堂顏曰二希言學問未敢望朱文公庶幾其真希元
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庶幾其范希文乎其務以古賢自期

見於是矣

雷鉉二希
堂集跋

高宗在藩邸時嘗爲先生文集製序其略曰先生教人必先之
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又曰先生之
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
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
其後御製懷舊詩曰先生長鬣峯陶淑學者眾奉命訓吾曹風
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八載寒暑共嘗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

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因以書諸紳未敢擅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賅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

之用

先正事略

梁村家學

蔡先生新

蔡新字次明號葛山梁村從子乾隆丙辰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入直上書房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病致仕高宗賦詩以寵其行回里後每有御製詩文輒寄示閱看壬子鄉試重赴鹿鳴宴嘉慶四年卒年九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恭祀鄉賢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曰事心錄終身體玩之生平端和恭謹得諸梁村之教爲多直上書房四十一年其培養啟迪於

根本之地者至深且久諸皇子孫曾對於先生莫不敬信悅服先生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使人意融所進呈經解本末燦然於敬肆欺謙及盈虛消長之所由來治亂興亡之所必致莫不悚切言之不徒守經師舊談也著有讀史隨筆一卷文獻通考隨筆一卷緝齋詩文集十六卷

參史傳 朱珪撰緝齋詩稟序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文集

經史講義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案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

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于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徂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徂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

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姦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

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駟僮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

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
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
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
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子之
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心存
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
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
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
薄徵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
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
功和眾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于食有福哉而必
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

外艱貞之訓歟

大有元亨

夫鼎元吉亨

本義吉
衍文也

案占詞之義莫美於元亨惟卦名下或有之爻則不得一焉然

他卦皆於元亨之下繫以他詞則猶有戒慎之思儆勉之意也

無所繫而以元亨盡全卦之義者惟此二卦而已其故何也易

之義莫大於用賢二者皆用賢之卦也解大有者謂其時民物

清宴海內又安輿圖物力式廓增阜為有之大然而泰懼復隍

豐虞日中聖人於此未嘗無戒詞也解鼎者謂以木巽火為民

食之資然而噬嗑用獄觀頤貞吉聖人未嘗於此無勉意也惟

夫子觀卦爻之詞合文周之意一則以遏惡揚善為順天之本

一則以大烹養聖與享帝並稱則二卦之義可知矣大抵陽為

君子大有以虛中之君五陽應之是眾正彙征之象也初之無
交未遇於時則然耳二之以載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三日用亨
有承宣之寄也四曰匪彭無僭逼之嫌也此大有之臣也五六
皆君道厥孚以信君子威如以待小人而總歸於履信思順以
尙賢而獲佑其爲元亨孰甚焉鼎之爲卦雖以烹飪爲用正位
爲體然命非賢不凝民非賢不養也其在頤亦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故因才器使或轉敗以爲功或因賤以致貴則顛趾出
否之說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則我仇不卽之說
也上有求賢之君則下無遺逸之士方雨虧悔而雉膏可食也
夫臣有以人事君之誠則在位無力小任重之慮折足無傷故
公餼不覆也然要惟黃耳之尊有以廣其明目達聰之用則金
玉之鉉自各盡其翼爲明聽之資其在上曰大吉无不利與大

有上九同詞則其元亨又何疑焉夫恃法度以爲治者法久而必變井田封建其道不行於後世況其下者乎恃勢力以爲治者勢窮則必紕秦始隋文其盛不能以再傳況其次者乎故自古未有無賢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有賢人而不治者也旣爲用賢之卦聖人又何多詞焉此外惟升亦用賢之卦故亦曰元亨雖其下尙有餘詞然皆以足元亨之義而無他戒聖人之意深矣抑又聞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自古未有不樂求賢以自輔者然或用之而未必當有之又患不知將何道以致之臣謹繹二卦之義而知其要在於君德之誠而其機莫先於近且貴者二卦之上體皆離離者明也君道之所尙也故曰剛健而文明又曰巽而耳目聰明而獨於五象一則曰信以發志一則曰中以爲實曰信曰實皆誠也誠則明矣三四皆大臣之位三

清儒學案卷之十一
公侯之卦四近侍之臣也用享者無弗克之小人則行塞無悔
矣匪彭者無陰邪之黨援則形渥無羞矣元祐人才之盛成於
司馬光天寶眾正之消基於李林甫賢路消長之機視大臣之
賢否所謂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者亦先知其近且貴者而已矣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案觀人之法德與才而已矣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謂行有九德
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謂載采采者先儒釋之
以爲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
又曰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誠有
見於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備體用兼優然後爲純品也抑臣
考其文義按其本末輕重之倫而知臯陶立言之意固非漫無
先後於其間也蓋德者本也事所從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見

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於才者然亦不過拘慤謹愿無大設
施耳非若有才無德之徒其本旣失其事雖或可觀舉無足信
也觀人者亦言其人大概有德乃可驗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
卽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
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
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人君求賢豈不欲盡得其上者用之而
不可必得則以其才浮於德也毋寧德浮於才唐虞之世方鳩
僝功終於擯棄而漢唐宋以來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於一
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權氣燄足以籠絡臣民使一人惟吾
言之是聽而爲所欲爲者非實有英奇幹濟負出羣之資者不
能昔司馬光欲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尹蔡
京獨如期奉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呂惠

卿知大名鐵騎過洛寂不聞聲詰旦伊川乃知之歎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無才而能爲眞小人者亦未有無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國者也幸而遇精勤之主明察之君權無旁落術不盡售雖時露其巧計逢迎亦終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得逞此封德彝宇文士及不能爲害於唐而丁謂王欽若未至貽毒於宋也儻或喜其英奇而樂其幹濟勢且入其術中而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猶將爲安石之禍宋若一任其設施展布俾得逞其陰賊險狠之才幾何不爲商鞅之治秦乎夫安石毅然復古欲興三代之治商鞅審時度勢坐收六國之全亦豈後世瑣瑣薄技嗜利懷私所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虞書所爲重有德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
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
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
倫先儒論之詳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
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
大法精而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
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
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富壽康
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
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
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

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乂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機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所設教謀之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

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
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沈滯之
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
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
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
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沈潛高明強弗
變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
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建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
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
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
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則爲道義庶民遵之則爲道路由是
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

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乎陰陽故能爲萬化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事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案人君之道莫大於用人故此篇專言任用賢才之道而以立

政名篇其卽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歟成周之隆人才之興莫盛於文王詩所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也而周公述之惟曰克厥宅心則知克宅心者立政用人之本也考之傳註蔡氏以爲知之深信之篤卽上文克知三有宅心而非謀面訓德之謂眞氏又以宅心爲安宅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說各不同臣以爲二者於用人之道各有攸當而探本窮源則眞氏之說爲尤得其要也蓋君之於臣用之則必信之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典禮教胄各有專官周禮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上無猜嫌疑忌之心而下亦無揣摩迎合之見然後得以各盡其職而克奏厥功此皆由人君克知灼見素定於未用之先故釐工熙績收效於臣下者如此其大也然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則所謂克知灼見者又豈無本而然乎唐太宗曰人

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夫君心者邪正消長之所關而用舍予奪之標準也自古不乏旁求俊乂勵精圖治之主然隱微念慮之間或遷於貨利而頭會箕斂之士進矣或移於聲色而音樂玩好之術售矣或萌於嚴刻而繁刑峻法之徒用矣或出於好大喜功而拓地開疆窮兵黷武之說至矣蓋見可欲而卽動者未有不卽以所欲中之者也如此而望用人之皆當行政之無失常事司牧皆克有德也其必不能且使爲臣下者而顯然爲聲色貨利嚴刻喜功之說則中材以上之君皆知擯棄惟其或稱足國或言安靜或以爲更化善俗或以爲居安思危大都亶亶動聽遂使人主誤聽而誤用之苟非秉志清明宅心安固未有不爲所蔽者是故暴德或近於義德逸德或鄰於容德彼羞刑暴德之同厥邦庶習逸德之同厥政者亦曷嘗不自謂

不敢替厥義德而自謂從容德者乎是知君心一動而壅蔽隨之所謂王道原於誠意本於慎獨者實帝王傳心之大法而非寡效之迂談也臣故曰真氏之說爲尤得其要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案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民食爲先者然使必解衣推食家給而人賜之雖堯舜猶病是故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導民之力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考之周禮如散利薄征振窮恤民諸政非不盡善然其取於不匱之府藏於不涸之源者則莫如餘一餘三之可恃也或謂三代以前民無甚貧亦無甚富終歲勤動僅足供一家之食亦焉得人人而有餘一餘三之積乎臣謹稽之古制按之當今之則約略計之而知其

不誣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受田百畝程子以爲當
宋之四十餘畝若以周尺計之爲今之二十餘畝歲可得穀五
六十石此其入數也周禮民食月自二鬴以至四鬴今以八口
之家計之日食米不過四升計歲食米爲今之十有四石四斗
穀數倍之爲二十八石有奇此其食數也以所食之數準之所
入之數僅居其半而其時民俗儉朴布帛取之樹桑蔬菜取之
園圃雞豚取之孕畜冠昏喪祭賓朋燕享各有限制歲費不過
十石計可餘穀三之一積至三年適敷一年之食此臣所謂以
今準古約略計之而知其必有者也或又謂三代之世地廣人
稀後世田不加闢而戶口日增勢必不能臣又竊以爲不然夫
天地之所產自足以供天下之食以人數之漸多而疑天地之
不及未可爲定論也況自堯舜以至成周千有餘年聖君代作

休養生息雖夏商之季亦不聞有殺戮攻戰之事文武成康繼
之分田制產食時用禮男女以正婚媾以時不宜民數之尙少
戰國以後秦項三國六朝五季經數兵燹不宜民數之較多也
臣謹按王制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
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大國
地方百里爲田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千三百井竇五萬四百戶
次國半之爲二萬五千餘戶小國又半之爲一萬二千餘戶成
周盛時千七百餘國戶不下三四千萬雖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
殊一易不易再易之分未必地各爲井井各八家然概從減數
大率亦不下三千萬此其可攷者也兩漢極盛民數不過千六
百七萬餘戶唐天寶十三載亦僅九百六萬九千餘戶即使隱
匿逃亡詭寄脫漏概從增數亦不及二千萬由此觀之西周之

世民數固不減於漢唐而自漢武拓地開疆以來土田又實浮於古也亦何人滿之足患哉誠使仁聖之君念稼穡之艱難思民生之不易力圖邦本深計治安遊惰何以復業貧富何以相通田野闢矣而穀何以不加裕年歲登矣而戶何以少蓋藏溝渠畝澮之未修沃壤亦等於石田也吉凶賓嘉之無等多藏可至於立匱也官吏知催科而忘撫字則胥役皆耕耘之擾也小民輕菽粟而重金錢則膏腴亦別種是圖也其當寬以示教者則如月吉布令正歲讀法而不爲迂其當嚴以示罰者則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征而不爲刻因地制宜隨方立政而又清心節用正本澄源使旱潦無災百穀順成以一人而養天下斯以天下而奉一人玉食萬方日舉以樂豈不休哉

治必有爲而後無爲論

天下之治治於上下憂勤惕厲之精神而不在於紀綱法度之
改絃更張無漸也然未有一任紀綱法度之陵替高拱不事而
可坐希上理者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彌教明刑教稼典樂諸大
政不可謂不繁上下之交警交贊吁咈之聲不絕於耳不可謂
不勤或九載而弗成或八年而底績或三旬而逆命或四罪而
咸服不可謂不勞且久迨至平成奏績時雍協和一人垂拱於
上而措天下於治安故臯陶之告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自其有爲言之也孔子稱之則曰恭己正南面自其無爲言
之也夫治固必有爲而後可以無爲者也請試論之開創之世
承積敝之餘百度廢弛其君臣上下類多精明強固明作有功
罔敢玩愒以迓天休於是百廢俱修思爲宗社措磐石之安爲
子孫樹苞桑之固此其身任有爲之勞而未享無爲之逸者也

守成之代蒙業而安但能恪遵成憲無大變更而天下亦治此其承有爲之後而獲享無爲之福者也然天下無不做之法亦無可懈之心所謂琴瑟不調必取而更張之又烏得執已成之法而曰無動爲大也故凡上恬下熙苟且旦夕者未有不貽叢脞之憂者也憂盛危明綢繆未雨者未有不享靈長之澤者也其君晨興早寤於上其大臣震動恪恭於下其百司執事奉法守職於中外之間一時上下之精神謀慮莫不有以通百年而周四海勿逸也而日逸勿休也而日休夫而後可稱有爲夫而後可以無爲不然若唐明皇天寶以後日耽逸樂如是而曰無爲非無爲也墮而已矣宋神宗熙豐之時日事紛更如是而曰有爲非有爲也擾而已矣

嘗聞之朱子曰古之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其官則一日不敢安乎其位是君子之仕爲道也爲道而仕則官與道一者也官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未有守道而不能守官者此不易之論也及觀左氏述齊景公招虞人事君子雖之以爲守道不如守官而論者遂疑其道與官分而爲二是未得乎守道之說者也夫道之體甚大其用在天下日流行於綱常倫紀之間其見於官者凡事君理國牧民御眾莫不各有隨分自盡當然不易之經是道之所寄以達者也故曰道爲虛位又曰道不虛行君子而在下則守身正所以守道君子而在位則守官卽所以守道也孔子大聖人也當其問畜牧司會計所守者委吏乘田之職耳官也卽道也孟子之策蚺鼃告距心所守者士師邑宰之職耳官也卽道也故以其泛言守道不如

守官之切也爲在官者言之也而柳宗元顧以爲非豈知道者乎抑所謂守者必其信道篤操持固不爲威惕不爲利疚然後謂之能守若其履亨途逢聖世或可自附於正直之林一旦利害當前爵祿重則名義輕身家重則志趣靡未有不頽然喪其所守者此匡張孔馬之徒所以貽譏於後世而爲虞人之所笑也

丹仁說

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

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即使有之

亦賴仁人以濟世無臯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
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

三不可得說

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
爲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
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
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
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余亦嘗從事於斯
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
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无
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寔終莫能
戒在辱而悔之旣寔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

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
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
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
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
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閒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
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
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旣無遠慮於
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措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迴惑
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
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
旣學焉而未能亦明知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
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

海傳學案卷之二
三
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
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嘒嘒於告子也

蔡先生長澣

蔡長澣字巨源號克齋梁村仲子廩生乾隆三年以學行兼優
薦得旨發江南以知縣用補安徽石埭縣知縣累遷四川按察
使特擢兵部右侍郎二十八年卒年五十四性行篤實童稚時
儼若成人侍父疾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日及居喪悉惟家禮
輯要是遵世稱其孝凡居官二十餘年利在必興害在必除虛
心實力一矢勤慎嘗語子弟曰人生惟剛一字最難體認剛則
無慾無慾則公正又語僚屬曰居官以清正爲本以勤爲先然
勤之一字必殫出其精神以貫注於一郡一邑中皆名語也初
仕時謁高安朱文端邸第謂其天性敦厚充其所至可作純儒

簡儀親王督兩江時先生爲屬吏王愛其才後入都引見王指於眾曰此吾前日所稱江南第一清官者也其爲名流所賞識

如此

參陳宏謀撰墓誌銘

梁村弟子

雷先生鉉

別爲翠庭學案

官先生獻瑤

官獻瑤字瑜卿一字石溪安溪人以拔貢生授國子監學正受業於梁村及方侍郎苞乾隆初元楊文定名時管國學薦爲助教上事宜六條倡明正學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三禮館纂修授編修記名御史未及補主浙江鄉試督廣西陝甘學政遷司經局洗馬居官廉慎導士以誠因母老乞終養遂不出在家撫愛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田祭器考禮經遵國制以定儀

式立鄉規以教宗人置義租以恤親族之孤茆窮乏者然其家
故寒素也卒年八十祀鄉賢先生治經以治身其教人欲於經
求道其治經於周易詩主李文貞光地於尙書主宋蔡沈金履
祥於周官主方侍郎苞於儀禮主鄭康成及元敖繼公本朝吳
編修紱斟酌眾家而擇其粹要於禮尤密著有讀易偶記三卷
尙書偶記一卷尙書講彙思問錄一卷讀詩偶記二卷周官偶
記六卷儀禮讀三卷喪服私鈔並雜說一卷春秋傳習錄五卷
孝經刊誤一卷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卷

參東越儒
林後傳

喪服說

喪服首陳父自是而上殺下殺旁殺凡以恩制者皆由父而推
之者也次陳君自是而爲君之父母君之小君君之長子凡以
義制者皆由君而推之者也次陳傳重者與受重者自是而爲

宗子爲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凡以尊服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次陳妻爲夫妾爲君自是而妻爲夫之黨妾爲君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凡以親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服莫重於斬而首章爲下數章之綱挈其綱思過半矣斬衰升數之等有二齊衰大小功之升數各有三於同等之中猶有差者焉衰莫重於降而正次之義又次之此經與傳未有明言而服是服者不可不知也齊衰之升數多於總麻之數總麻之縷細於齊衰之縷大小功之升數多於總麻之數總麻之縷細於大小功之縷年一差也縷之精粗又一差也升數以經之年月以緯之縷之精粗以錯互之或伸此以屈彼或進彼而退此歸之於稱其情而後已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父卒然後爲祖父者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人後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同宗之支子

猶然況嫡孫乎用是而知承高曾重者亦服斬衰三年也內宗外宗爲君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君也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經不載者亦統於爲君也諸凡經所不見者皆可上附而求之下附而通之也喪服有可以彼決此者有不可以彼決此者如婦人之不二斬此通例也而內宗外宗爲君皆斬則爲夫斬仍爲父斬矣不爲父斬者不二天也得爲父斬者尊君也又一例也爲人後者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此通例也然服之等爲世叔父期爲從祖父小功今爲人後者之服其世叔父也將遂降而小功乎則是降其期之親二等矣然則宜何服曰古者姑在室期已嫁大功兄弟之女爲伯叔父期嫁則大功又爲伯父之長殤大功是世叔父之正服雖無大功而降服則有大功也爲人後者服世叔父大功於義爲安又一例也婦人爲夫之黨凡

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通例也而大夫之妾爲庶子雖中而從上
蓋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而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故不可
以婦人之從服者例也大夫無總服下殤則不服矣又一例也
並行而不謬相別而不悖故不盡乎禮之變者未足與言禮天
先而地後陽先而陰後尊卑之義也自臣言之君爲至尊自妻
言之夫爲至尊自子言之父爲至尊自孫言之祖爲至尊尊無
二上故雖親不敢以屬通而服有絕焉尊無二上故不敢伸其
私尊而服有厭焉尊無二上故足以加尊而服有降焉尊無二
上故尊之統不可絕而祖不可降宗不可降適亦不可降焉適
不可降則人知貴而不敵親矣宗不可降則人知尊不先祖矣
禮無不順春秋之時貴者之子孫鮮不驕倨是禮之末失也非
周公之過也國風刺先母而後父故父斬母齊而陰陽之分定

矣春秋譏先禰而後祖故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而水木之誼
昭矣家無二尊人無二本是二者禮之綱也父在爲妻不杖避
尊者也爲母得杖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避尊者之處者恐
貽尊者之戚也故知父在爲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也
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其妻亡而未有子苟時
可以娶將遂不三年歟夫婦之倫萬化之原也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故夫死不嫁知婦之隆於其夫則知夫之不可殺於其婦
矣記曰期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春秋穆后太子薨
傳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若然爲母三年別於父之存歿
者爲父屈也爲妻期無別於父之存歿者爲母屈也後世夫婦
之道不明昧者至於毀瘁以傷其生薄者反以不持內喪爲弗
溺於愛是皆不以齊禮之道待其妻也內化何由而興乎周之

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立乎祖後者也小記云父卒而後爲祖後者斬假令父亡未及成服而祖亡柰何曰服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傳重也是及父之存已許是子以傳重矣於此而不敢伸祖服則主祖喪者將誰屬乎故必如古者父母偕喪之禮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皆斬比父喪之除服其除服卒事反祖服以終其餘日假令父在祖亡既成服而父又亡則其爲祖也柰何曰服斬父亡而祖喪未竟則主祖喪者非適孫而誰主喪而不重服不可以爲主假令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尙存則柰何曰服斬子爲父斬雖祖在猶然則祖後父亡適孫之服祖如子服父矣豈以曾祖存而有所殺哉又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假令祖母喪未竟而祖繼歿柰何曰並服三年如父母偕喪之禮或疑始期而卒乃三年服固可以二哀

乎曰嫁女未練而出則三年是於未出之先固期衰矣而卒以三年何不可二喪之有假令父祖俱亡有母在而祖母亡承重之妻則奈何曰舅歿則姑老適孫承重則適孫婦從服然則婦姑同服可乎曰母自以婦而服三年嫡孫婦自以承重而服三年何不可同服之有服以首貌貌以首心然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於是乎有心喪之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而哀之發於容貌與發於聲音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抑發於飲食與發於居處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後世乃屑屑於稱謂之間其下相與爭其名而爲上者又未知果能稱其實其亦不達於斯義也夫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漢儒謂假令小宗僅有適子而大宗無後亦當絕小宗以後之可謂達禮之權矣蓋大宗者尊之統也以適子後大宗適子之父雖絕適子之父之祖則未嘗

絕也爲適子父者將不絕己之後而絕祖之後乎抑寧絕己之後而不絕祖宗之後乎不絕祖之後而附己於祖宗之廟則於理順於心安故絕小宗以後大宗者非惟存祖之祀亦善體父之志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漢儒宋儒之說義各有取由漢儒之說是萬物本乎天也由宋儒之說是人本乎祖也本乎天則當尊天記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本乎祖則當尊祖記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小宗有四而爲父後者居其一女子之適人者爲眾昆弟大功而爲父後者期則庶子雖不得爲長子三年亦必隆於眾子可知矣小記曰爲妻長子禫妻之禫指十五月者疑此卽指庶子爲長子服同於妻十五月而禫歟父母爲女子之服期者三在室也適人而無主也被出而反在室也而女於父母惟在室與被出者三年無主者則

仍期何歟曰女被出則移其天夫者天父矣故與在室之女等若無主之女則未嘗去夫之室也既爲夫斬安得復爲父母斬乎故憐其無主而服女子期者仁之至既無主而猶內其夫家者義之盡也大夫之妾其爲女君之姪也者當在其室則當以姑爲姪服者服之其爲女君之娣也者當其在室則當以姊妹相爲服者服之嫁而從則絕之不爲服分得矣於情有未安也曲禮大夫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生不名者死爲之總女君從夫而爲貴妾總也必矣諸侯不臣寓公春秋傳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雖失國勿損吾異日也已則不可不自卑損而爲之服尊服以重其報皆所以教民厚也沈存中謂由祖而上皆會祖雖百世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乃今思之猶信何言之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而

小宗之爲大宗雖親盡戚單必爲之服齊衰三月傳尊祖故敬宗族人之世爲宗子服卽世爲始祖服也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又何疑乎禮之止邪於未形喪親之終而國君於妾與庶子無服死事如此生事可知已以此防民而後世猶有以妾體君以庶奪嫡者其覆轍相尋而不知變乃知聖人絕之深憂之切也古者同爨總而嫂叔無服雖無服而厚終之禮則未嘗廢也記日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踴推而遠之如彼竭情而盡其慎又如此後之君子可以得禮之意矣周人尙爵子得行父禮然傳於大夫之降其期親之爲士者則曰尊不同也於大夫之子不降其期親之爲大夫者則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於國君之所爲服者則曰尊同也於公子之不爲服者則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不降不言其尊同其不服不言

其尊不同明乎尊在君與大夫而不在公子與大夫之子是二者之服凡數見其亦從父之義爲多歟

梁村交游

方先生苞

別爲望溪學案

李先生紱

別爲穆堂學案

朱先生軾

別爲高安學案

王先生承烈

別見二曲學案

詹先生明章

詹明章字我士號兼山海澄人明遺民隱居不出力學著書與梁村交在紀羣間張清恪撫閩聘纂先儒諸書晚居漳州郡守柏鄉魏荔形式其廬屬參訂其父文毅公所輯四書朱子全義爲築室月饋粟肉貧甚日不再食蕭然自得卒年九十三梁村

爲文表其墓所著易義等書凡二十餘種

參東越儒林後傳
梁村撰墓表

鄭先生亦鄒

鄭亦鄒字仲居海澄人康熙乙未進士官內閣中書澹於仕進乞歸結廬白雲洞之麓倡南屏文社從學甚眾張清恪聘爲鰲峯書院學正見梁村折輩行與爲友著述十餘種曰白雲藏書又詩文鈔若干卷時候官鄭任鑰同登第齊名號閩中二鄭任鑰字魚門官翰林院侍講督江南學政梁村貽書與論教士之

法

參東越儒林後傳
梁村與鄭魚門侍講書

梁

張先生鵬翼

張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連城人康熙中歲貢生年十四講習四子書卽知檢束身心連城萬山中無師至四十避耿逆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五十始讀薛文清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

學以日進務敦實行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俛焉
日有孳孳不知老而且耄自治嚴整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
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內寢不外游動必以禮所居曰
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教也年
八十三卒所著有讀經說略理學入門歷代將相諫臣三譜二
十二史案芝壇日讀小記梁村題醇學二字於其閭雷氏翠庭
嘗稱閩汀學者以先生爲冠冕云祀鄉賢連城理學始自宋之
邱起潛明之童東臯而先生及童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
陸異同張清恪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臯後增建五賢書院祀
宋五子以先生及寒泉配焉寒泉別附翠庭學案

參張伯行撰
雷鏞撰

傳及鄉賢錄序 東越
儒林後傳 先正事略

李先生圖南

李圖南字開士連城人康熙壬寅舉人父夢箕字季豹明末遭兵亂艱苦成學宗向朱子以孝友著稱嘗教人爲善最樂人問其樂何如曰不媿不忤又嘗謂所親曰吾竭力檢身將母有不及省者願言之俾得聞過先生能世其學初工詩古文旣而曰吾自有身心性命宜急者可以虛名騫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己爲務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與梁村講明修身窮理之要梁村重之爲其父作傳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開士庶足以當之

參梁村撰李季豹傳連

城縣志

先正事略

藍先生鼎元

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漳浦人世爲將家少孤力學泛濫百家徧游閩越島嶼南至南澳海門逾冠爲諸生張清恪講學禮士

尤重梁村及先生致之幕下益肆力於宋明先儒諸書周覽世務慷慨有大略清恪曰藍生經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也梁村序其文謂善養其氣卓然爲有用之學康熙末臺灣亂從兄南澳鎮總兵廷珍統師赴之先生佐其軍事多所贊畫七日而破賊招降殄孽綏番撫民歲餘而大定嘗論臺灣治亂之局地積數千里土沃產多番民雜處不爲經營疆理則爲盜賊倡亂之所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因爲規畫建置治理之策甚備後之籌邊者奉爲名言次第舉行其利害徵諸百年之後無或爽者雍正元年膺選拔入太學校書內廷分修一統志大學士朱文端公薦之引見授廣東普寧縣知縣調攝潮陽振饑治盜除苛賦懲訟蠹改建棉陽書院與諸生講學忤上官罣誤去職尋得白引見特命署廣州知府到官一月而卒著有鹿

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略一卷棉陽學準五卷女
學六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試筆六卷潮州府志若干卷

參東
越儒

林後傳 梁村
撰鹿洲初集序

清儒學案卷六十一

天津徐世昌

果堂學案

三禮之學清代最盛有就一事物一制度而著說者如元
和惠氏明堂大道錄禘說等書是也果堂友於定宇嘖意
五業乃取周官祿田儀禮冠昏等禮疏之凡所發正咸有
義據湛深經術齊稱定宇允無媿焉述果堂學案

沈先生彤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少補諸生從何學士義門游雍正
閒至京師方侍郎望溪絕重之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報罷
預修三禮及一統志議敘九品官以親老歸嘗以歐陽修有周
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

攝官爲詞乃詳究周制撰周官祿田考三卷以辨正之分官爵
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其說自鄭注賈疏以後可云特出又撰
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
之疏箋具有典據足訂舊義之譌先生三禮之學蓋亞於惠士
奇而醇於萬斯大又撰尙書小疏一卷春秋左傳小疏一卷其
果堂集十二卷多訂正經學之文又有氣穴考略內經本論生
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櫛榻親喪居廬稱服稱情與人交以
至情相感不侵然諾十七年卒年六十五

參史傳 沈德潛撰
傳 沈廷芳撰墓誌

惠棟
撰墓誌

周官祿田考序

官之命者必有祿祿必稱其爵而量給於公田是周官法制之
大端其等與數之相當在當時固彰彰可考也自司祿籍亡先

後鄭註內史專取諸王制而本經之祿秩以晦迨歐陽氏發官多田寡祿將不給之疑後之傳會者且踵爲誣謗卽信周官者亦未得二者之等數而此制幾無從復顯余嘗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爲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內外官之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繆妄皆可得而破之會吾友徐君靈胎撰經濟策舉此相訪余爲一陳梗概靈胎謂曷不著書以盡闡其制乃遂摭曩時所得爲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復爲問答於每篇之後反覆委蛇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故而總名曰周官祿田考夫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寡宜祿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已

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法用而有餘是田祿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曷嘗抵牾乃晦蝕且二千

年而莫之開闡何也凡定公田之數以井數定祿之數以其等定爵之數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數定錄之等以爵等亦以

命數云

命數云

書周官祿田考後

惠君定宇之序余周官祿田考并讀者法數未該之疑而解之矣既有疑每篇之問答與其所類及已詳官爵篇之補正經文可已采傳註恆剝截有異義立證多以一例其餘者亦似是而非不可以不解也凡是書所定法數其端固本於康成而亦多註疏所未及使問答諸條不推極其義而盡其類則所以定是法數者不明不固而不足爲世所采用故必至無可推而後已

而繁漫不計也官爵篇之補正經文雖於祿食大總數無甚贏縮然經者聖人之心一字之譌闕聖心卽纖微不著無所從考斯無如之何旣考而知之矣而不爲補正安乎且卽爵數而寡其譌闕亦曷嘗不善也傳註之說雜而未純合於經者取之不合者置之或取而辨之其義異於舊而於經合者則亦取之凡援引之法皆然獨是書而不宜然乎聖人之法生於禮等殺必有節四達而準非若後世之意爲參差不歸於一故每得一徵而其餘皆可例推也昔劉原父撰春秋權衡始出多有疑之者乃以其不能讀而自爲序以解之余非敢效原父也念定宇之序且欲疑者之共曉其義例以究窮是書而吾乃使其終於疑而不與聞聖人之大法則吾之著是書何爲哉故復自解而書其後

果堂集

周官頒田異同說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
 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為準大
 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謂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
 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
 復種則其美與不易之地等二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
 不易之畝數亦正相當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上地夫一廛田百
 畝萊五十畝萊謂田之荒蕪者如孟子闢草萊之萊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
 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即一易之
 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即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

五十畝乃與不易之畝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曷嘗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而來於二者皆未得其說故爲此以發明之

頃閱半農先生禮說有云遂人頒田上地家百畝加萊五十畝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二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

下無不易之田也其說獨先得我心少異者惟末句專就所
休之一言耳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
於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
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註解未定形沈
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
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爲畝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

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
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爲九
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卽夫與尋尺互計三溝
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
閒以溝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

得百夫

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卽并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

九十

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占成閒乎成九
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
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
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
其澮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

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

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既層遞而上文勢卽不得不然

而

學者不察遂以為異法耳且井間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
 六尺為步三百步為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
 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為二百步步百為畝畝
 如之共四畝畝百為夫是即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
 之一也其餘則以為洫與涂之屬焉成間廣八尺之洫九洫長
 三千步九其廣為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為十二步以十二步乘
 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為畝三百六十為夫四而弱涂如之共
 七夫強是即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
 餘則以為澮與道之屬焉同間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畎縱者遂橫
 畎橫者遂縱遂與溝溝與洫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
 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
 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澮當之則四面皆廣深而足為阻固也
 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為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為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

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四十四夫道
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
百之三強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
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
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

九千夫之地爲川之屬所占者不及二百夫乃加千夫而遂云萬夫亦遞

舉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

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固

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
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
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
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
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
共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

也其餘則以為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井而為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井而為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井而為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層增而實不增總為九千此九千夫即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千路悉分布其間而占其十之二弱

溝畛占三百六十夫
洫涂占六百四十八夫
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

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為

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為田若山陵

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

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為田者

否則因之至

遂與徑所占蓋即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遂人匠人各具五溝之法鄭注賈疏以為異王氏訂義諸家

以為同余以言同者為得而惜其尙未明且有抵牾雍正間

嘗自爲說以就正上元方望溪臨川李穆堂二先生穆堂稱
爲有功周禮望溪謂我周官析疑中亦云然因出以示且戲
曰吾鄉有經解與李厚菴合不知者謂我襲彼子年小於我
人又將謂子襲我也時王良齋同在方氏曰沈子偏隅二字
實古今所未道兩家可以相發近余著周官祿田考覆閱舊
稿嫌其疎略乃細算改作附載考中寄正於仁和吳東壁東
壁以爲先得我心余念千里間相知而說之合者有三人三
人中又有若余之不憚煩甚者豈二法之非異今遂可得而
定也邪

周井田軍賦說

周井田軍賦之制說者多意爲推測而其實散見於周官之經
及漢書之刑法志曹公之新書周官經云縣師掌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夫曰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其者夫家也而又曰使皆備旗鼓兵器則馬牛車輦與旗鼓兵器皆夫家所出明矣曰會其車人之卒伍人五爲伍百爲卒車亦如之則一軍百二十五車一車百人明矣曰令邱乘之政令曰作其同徒輦輦則四邱出車一乘而兼乎輦輦明矣輦輦所以載任器人輓行者也

輦爲輦屬當亦人輓行鄉師註云駕馬非周官法也四邱所出蓋或輦或輦與兵車合爲二乘詳見

後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郊里包鄉甸包遂都

鄙稍包公邑其地域皆爲邱甸於其中

知鄉遂郊里稍皆爲邱甸者以其皆制井也詳

見彤周官
曰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縣師兼掌邦國

同徒者同邱甸之徒註以同為方百里之同固誤訂義諸說亦似是而非。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已同余

說則邱乘之政令通乎畿內外亦明矣是成周軍賦之大綱固

灼見於本經也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

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註云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

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法非即邱乘之

政令歟由是推之六十四萬井而萬乘其法同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乃通言畿內外之極數非常法非專指六鄉所謂六鄉六軍者特預配卒伍以俟事故調發不必盡行則縣師作六鄉

之車徒當止萬四千六百三十人百九十五乘與作邦國都鄙稍甸郊里車徒之法無異曹公新書云攻車

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

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見李衛公問對

攻車非即縣師所謂車稍人所謂乘歟守車非即縣師所謂輦

稍人所謂輦輦歟攻守二乘凡百人非即縣師所謂人之卒伍

歟由二乘百人推之二萬乘當百萬人也二萬乘兼輕車重車

實古之萬乘然則漢以後能詳說周家軍賦之節目而足補經

之未備者莫二書若矣漢志曹公書並本古司馬法

以曹公書本司馬法

從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所引

而司馬法又云通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愚以通為匹馬則成出十馬一士一

馬乃晚周之騎

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毛氏奇齡經問騎不始於晚周而晚周為盛

總為十騎而

革車一乘載其任器二十徒更番輓行之蓋所附穰苴兵法耳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法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見史記穰苴傳傳云苴齊景公將戰國策云在齊閔

王時彤按今所傳司馬法三卷但存其論說失其制度故班鄭曹所引四條並無之

康成以註小司徒謂

是采地之軍賦誤也又鄉師註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

車殷曰胡奴車周日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十鋤周輦加

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愚以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其一為士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氏註云車

士將行則更番輓輜輦輦負重之牛即甸所出止則為炊汲守

裝諸事皆在此二十五人舊作十五者脫去二字賈釋謂後代

狹劣加版築而輓人少亦誤也至論語包訓公羊春秋傳何學

並以十井為一乘百里之國為千乘是制賦不去山林等三之

一視小司徒家役一人者且倍之乃變法之極數而坊記孔疏

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者亦明與縣師稍人之法違

近望溪方氏辨之甚悉見周官辨惑第五及析疑縣師職蓋四說皆不可從

釋周官地征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

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皆所任

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即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

田之宅同專指下土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

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園即上經之場圃凡

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閭師云凡

無職者出夫布蓋閒民亦有廛征也詳方氏周官析疑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

布征餘物滯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

合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穀為十一分而取其一二云十一者舉成數耳遠郊二十而三藪牧所

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即小司徒

井牧其田野之牧詳見形周禮小疏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太宰九職註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蓋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二

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閒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麀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麀無夫里之布

麀征夫布周官之制也非不毛而有里布戰國

之橫征也孟子欲并去夫布以當時國甚富而民甚貧耳

是布帛豕犬雞皆出於受田者之

麀也所以知市之麀征布及餘物滯物者以麀人斂市之麀布

麀布外所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皆非市征故不及詳見彤周禮小疏

斂屠者之皮角筋骨

按註釋以

當稅

斂凡珍異之滯者也

亦以當地稅非官買之

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

角筋骨屠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為草木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為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

地自近郊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二之為藪牧者畜牧家之

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

都無過十二為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

者指甸稍縣都漆林廁山澤閒則惟字對山澤所產言故知十

二為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

也註釋以國宅為官府治事處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豕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

一者塵地小而所出微也塵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

者蓋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塵等按貨賄但征於司門不征於關市關市並征塵稅而已

市塵二十而一則貨賄亦二十而一并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末

適均也管子治國篇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故知征之者亦等

也農田之所以十一者多則食不足於民寡則食不足於國也

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少而利

厚也山物澤物與漆林之所以遞增者人力尤少而利尤厚也
抑經文簡奧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
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
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云遠郊二十而三則凡遠郊以外
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蓋皆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
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嬪
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於其廛
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卽
所列之廛蓋亦在關市也 廛與器物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
如商賈矣

載師地征自註疏及王氏訂義諸說不皆有當而近年聚訟
尤甚恐古制終不得明故探求本經義例確證以反覆條釋
之釋近郊十一甸稍縣都十二略本亡友蔡宸錫說

骨為身之幹其載於內經甲乙經者以十百數皆各有其部與

其形象然名之單複分總散見錯出能辨晰而會通者實鮮余

方嗟其為學者之闕適吳生球從事經穴數以是請遂與之詳

考而條釋以貽之頭之骨曰顛亦曰顛顛曰腦蓋曰腦頂

亦曰頂其會曰顛說文作凶訓頭會腦蓋乃謂頭骨交會其橫

在髮際前者曰額顛亦曰額額之中曰顏曰庭其旁曰額角其

前在眉頭者曰眉本在目匡上者曰匡上陷骨眉閒曰闕其下

曰下極下極者目閒也眉目閒亦通曰顏五色篇云闕者眉閒

色之部云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是顏在闕

上之上矣衛氣篇云手陽明標在顏下蓋謂挾鼻孔之脈穴若

顏但在闕上則去鼻太遠故自庭至下顛之旁嶄然起者曰頭

極皆顏也說文亦訓顏為眉目之閒角亦曰角左曰左角右曰右角

經筋篇云足少陽之筋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形按耳上近巔

者乃頭角非額角也故額角為頭角之訛則其下所當耳之後云右角左角者亦頭角也舊說以左右角為額角誤

上起者曰耳上角曰耳後上角其前曰耳前角亦曰角形曲故

又曰曲角曲角經文俱誤作曲周惟氣府論註周作角今從之顛之後橫起者曰頭橫骨

曰枕骨其兩旁尤起者曰玉枕骨其旁下高以長在耳後者曰

完骨頭橫骨中央之下端曰顛際銳骨顛亦曰頭之大骨自額

顛而下鼻之骨曰鼻柱曰明堂骨其旁微起者曰鼻髑目之下

起骨曰顛其下旁高而大者曰面顛骨曰顴骨亦曰大顴亦曰

頰顛頰古通用頰之下端曰兌骨兌古銳字在耳前者曰關穴有名上關下關者謂在

關之上下也有名顴窳者謂在顴之下也有名完骨者謂在完骨之際也凡穴名與骨同者皆倣此耳下曲骨載

頰在頰後者頰說文作頰與頰同訓顛蓋從口內言之若從口外言則兩旁為頰頰前為顛不容相假故內經無

通稱者曰頰車曰曲頰曰巨屈亦作曲曲骨前斷而若逆者曰大迎

骨通回市口頰下之骨曰或骨骨空論云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王太僕註云謂大迎穴也形

按說文或即域本字云或骨者以其在頤者曰角曰斷基口斷其骨在口頰下象邦域之回而也

骨曰齒上曰上齒下曰下齒凡十有二牝齒曰牙中央齒形奇左右齒形偶

奇則牡偶則牝而說文玉篇並以牙為牡齒恐傳寫之訛上下各十或八或九或十有二不

齊也其最後生者曰真牙其自齒左右轉勢微曲者曰曲牙氣穴

論云曲牙二穴王註云頰車穴在耳下曲頰端形謂耳下曲頰端去曲牙甚遠恐非經意若指牙之近頰車者則其牙未嘗曲吳生以二穴為地倉地倉俠口旁四分正當牙曲處足證吾說牙之後橫舌本者曰橫骨自顙

際銳骨而下骨三節植頸項者通曰柱骨其隱筋肉中者曰復

骨張景岳云復常作伏上曰上椎下起骨曰項大椎亦作顙項大椎之下二

十一節節亦曰顙作焦誤顙亦作椎通曰脊骨曰脊椎曰脊骨曰中脛第一

節曰脊大椎形如杼故亦曰杼骨第十三節至十六節曰高骨

曰大骨生氣通天論云腎氣乃傷高骨乃壞王註云高骨謂腰之高骨是謂腰間脊骨之高者也論又云味過

於鹹大骨氣勞註云鹹歸腎也按腰為腎府此大骨當在腰閒即諸高骨也說者專指命門穴上一節為高骨大骨未盡其

以上七節曰背骨者則第八節以下乃曰脊骨

骨度篇云項髮以下至背骨又

云脊骨以下至尾骶形按此篇文體凡骨名相承說者下皆同上知脊本背字傳寫致訛篇內又云上七節至於脊骨則上七節皆背骨而脊骨自入節以下明矣又說文訓呂為脊骨訓背為脊而訓脊則兼背呂亦一脊而分上背下呂之證又按氣穴論云中脛兩旁各五穴註謂起肺俞至腎俞肺俞在第三椎下兩旁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是中脛云者謂第三椎至十四椎為脊之中也此又以末節曰尻骨曰骶骨一作骨骶恐文倒背骨五節通稱為胎也否則脊誤為骨

曰脊骶曰尾骶亦曰骶曰尾屈曰楸骨曰窮骨其骨之扁戾者

曰扁骨俠脊骨第一節至十二節環而前斜下者二十四條皆

曰肋婦人則二十八條其在腋下而後乳三寸者曰肱骨五

左曰左肱右曰右肱其抱胸過乳而兩端相直者曰膺中骨七

氣府論云膺中骨間各一王註云謂膺窗等六穴膺中骨陷中各一王註云謂璇璣至中庭六穴形謂穴在骨下間穴有六則膺中骨當七矣蓋乳上五乳下二也其在膺中骨之下及肱外者曰脅骨曰脅肋

肱及膺中骨之在乳下者亦通曰脅

至真要大論註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肱外也脅

骨之短而在下者曰楸肋三其最短俠脊者曰季肋其楸肋之

第三條曰季脅凡脅骨之端通曰脅支亦曰支脅支端之相交

者曰骹張景岳以脅下之骨為骹下字誤膺中骨之上自結喉下四寸至肩端

前橫而大者曰巨骨其半環中斷者曰缺盆骨在肩者曰肩

橫骨在肩端者曰髀骨師傳篇云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髀骨有餘以候髀骨形按此髀骨

乃謂缺盆骨兩旁之端即肩端骨也蓋髀骨本蔽心之骨而缺盆即心藏之道髀骨之上為膺中陷骨缺盆骨之旁為肩端骨

膺中陷骨之於缺盆骨髀骨之於肩端骨其長短皆各相應故必用肩端骨候髀骨也然則髀骨之為肩端骨信矣舊說以髀

骨為髀骨之端則與上文不貫且髀骨甚小不須更以端候至有以髀作髀而訓為膝骨者尤誤髀骨之起者

曰髀骨曰肩前髀微起者曰小髀骨小髀骨之前歧出者曰肩

端上行兩叉骨缺盆外伏頸旁壅肉下者曰毖骨曰缺盆外骨

其骨即肋骨之第一條也肩後橫骨曰大骨其在旁者曰曲腋

上骨曰肩髀後大骨其成片被肩垂背者曰肩甲亦作胛下同至經脈篇所

云別下貫胛者胛乃
脾之誤字故不列 曰肩髃亦曰髃肩甲之在上屈折者曰肩

曲甲其近小髃骨者曰肩中央曲甲當膺骨兩端中陷下者曰
膺中陷骨陷骨下蔽心者髃髀曰鳩尾曰心蔽骨曰臆前蔽骨
髃髀直下橫兩股閒者曰橫骨曰股際骨其中央兩垂而壓陰
器者曰曲骨陰器之後繞臚腸而綴骶端者曰陰尾骨骶之上
俠脊十七節至二十節起骨曰腰髀骨曰兩髀其旁臨兩股者
曰監骨曰大骨曰髀一身之伸屈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
髀樞亦曰樞機者髀骨之入樞者也自肩兩旁而下在肘以上
者曰髃骨肩與髃之會於前廉者曰肩端兩骨其會於後者曰
肩曲甲下兩骨髃者大臂也在肘以下者曰臂骨臂骨二上曰
上骨則下曰下骨也其在肘者曰肘骨曰肘大骨曰肘外大骨

本論篇甲乙經所云肘內大
骨者內乃外之訛字故不列 其內微起者曰肘內銳骨合其大

者銳者曰肘內側兩骨肘大骨之上兩起者曰肘外輔骨臂骨

之在外者曰臂外兩骨其在內近腕者曰關穴有名內關外關者以此至本論篇

所云掌後兩骨者骨乃筋之訛字故不列若難經之所謂關則上骨內端之微高者

也其下骨外端起者曰手外踝亦曰踝外踝前微起者曰腕骨

腕亦作宛曰腕中兌骨亦曰銳骨其又前者曰腕前起骨束掌者曰

掌束骨掌束骨之後廉微起者曰掌後兌骨舊說以手大指

本節後起骨曰壅骨邪客篇論手太陰之脈云內屈與諸陰絡會於魚際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

而行是壅骨固在魚際旁寸口前舊說謂即掌後高骨誤兼旁之歧出者通曰大指歧骨其

與次指合形如谷故又曰合谷兩骨自兩髁而下在膝以上者

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榑骨空論云輔骨上橫骨下為榑是榑即髀骨之直者也又考柎骨象

髀樞在關旁納機不在機端而說者名其斜上俠髓者則所謂髀骨為髀樞骨又以為在榑骨下誤甚

機也在膝以下者曰脛骨脛亦作脛脛者小股也亦曰足脛說文訓脛為脛

肅然內經皆通稱惟大奇論筋與脛對言而甲曰骸曰髀髀

乙經所集筋亦作脛蓋不可分也脛與髀同

之閒曰骸關骨空論云膝解為骸關王註謂在膝外形按即膝外解上下之輔骨蓋名關本取兩骨可開闔之義

故指骨解與兩曰股樞一作樞股亦曰樞蓋膝之骨曰膝髓俠

膝之骨曰輔骨內曰內輔外曰外輔其專以骸上為輔者骨空論云

骸下為輔下乃上之訛也則膝旁不曰輔而曰連骸骸上者髀之上端也筋

外廉起骨成筋者曰成骨刺腰痛論云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形按膝之上下內外皆以髓為

斷成骨旁筋骨之端不至上旁膝筋下端起骨曰踝內曰內踝

外曰外踝外踝上細而短附筋者曰絕骨兩踝後在踵者曰跟

骨在內踝下者曰內踝之後屬內踝下前起大骨曰然骨足大

指歧出者曰大指歧骨大指本節後宛宛者曰腕骨其在內側

如核者曰核骨核亦作覈足外側大骨曰京骨京骨之前當小指本節後者曰束骨小指次指歧出者曰足小指次指歧骨足上曰

跗其外側近踝者曰跗屬一作屬跗恐文倒凡肘腋髀髀兩端相接骨

通曰機關亦曰關髀之關即骨空論所云膈上為關王註云當

之前故耳躡之手足腕兩端骨亦通曰關關即骸關也

易爻辭辨

周易之爻辭在漢儒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蓋各有所受之也及唐孔氏之正義宋胡氏之啟蒙翼傳皆辨為周公而非文王焉乃近又有據陸氏釋文所載梁武解立說者謂乾坤文言文王作之而孔子傳之今篇中彖辭爻辭並具安見爻辭之不出於文王且以為作於周公則漢志之於易何第三云人更三聖也其說亦近是顧孟子嘗云周公思兼三王其上文並舉禹湯文武以文武二人為一代之王也然則漢志或亦以文周為一家之聖不足證爻辭之非周公作況孔胡二氏之辨為周

公作者其證較多且確耶余以爲屯蒙以下之爻辭多作於周公而乾坤之爻辭則作於文王故與其彖辭並稱文言乾坤爻辭之稱文言蓋孔子之前已然也是全易爻辭之繫文王少而周公多文王開其端而周公卒其業必舉而歸諸一人安能無所牴牾若以彖爻辭義之悉符爲徵則文周爲一家之聖道與心自無不同豈必出一手所成而然哉

保甲論

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眾眾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

長甲長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卽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
比遂之縣鄙鄩里鄰也保長甲長卽卿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
閭胥比長遂大夫之縣正鄙師鄩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
自鄰長而外皆爲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
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
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
之禮耕耨也則趣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
從而勸戒之媿者賞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
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治焉今之長保甲者雖不使之治其里
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害者皆得以
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之治之一端也爲之者其人大率
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且百出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

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脾頭脾頭擇庶民之朴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而爲之賢者能者其陳說事之始終必有序而不散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無僞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汨於邪僻又必有以區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由於兇惡歷久漸馴而里黨之風自歸於正使慮士之賢者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

德畏威而職無不盡也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
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得額定
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
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
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願
盜人輩又莫不稱爲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闊於事情可知也
在更化之初必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且歌
誦之矣比閱邸報見內外大臣議保甲者多故述爲此論請正
其得失於吾所友事者焉

古文尙書考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尙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
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云讀以今文者

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
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字
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尙書考二
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
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
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
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
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
哀閒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
其文而載之於書

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尙存十五篇

十六而爲

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
時卽以乖祕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

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
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
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經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
以僞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
僞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字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
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
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
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字之指定字書不謀而
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辯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

尋淮源記

禹貢謂導淮自桐柏桐柏之山今屬南陽之桐柏縣余以雍正
初元客郡齋屢欲往桐柏山以觀淮之源逡巡未果越三歲決

往乃跨馬出東郭門濟川陟岡經二百六十里而至桐柏之山
山綿亙可百里西通襄陽之棗陽東南連德安之隨州峯巒森
聳夾道南北有紫霄翠微玉女臥龍蓮華諸名其道南最西一
峯則曰胎簪水經所謂平氏縣胎簪山也有泉出其陰北流至
平地分二道酈道元注所謂西流爲澧東流爲淮者也泉之旁
有池方七尺許水清淺不流俗謂之淮井蓋泉所溢也淮井東
三十里爲桐柏縣城城東北一里許爲淮瀆廟廟南阻金臺北
枕淮水中有漢延熹六年碑山泉自分流後穿沙石屈曲而東
至廟北凡合南北澗水十餘道以余觀之皆淮源也謂淮出胎
簪山者專指山陰之一泉耳漢延熹碑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
潛行地中見於陽口水經注以爲潛流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
大復山南謂之陽口乃余訪之士人考之近志皆未有能確指

其潛行之蹟及陽口之所在者

府志謂淮源初出即伏流三十里湧為三泉因濬為井則伏流

在淮井上縣志謂井邊有泉三處湧出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則伏流在淮井下皆與水經注不合以目驗之亦不盡然

而城東五六十里有峯巍然而高土人指為大復山謂在隨州

界淮水繞其南於桐柏山為最東一支所謂陽口當在是余又

疑與潛流三十里之說遠近不符欲并往觀之馬病而返其然

否難定於今矣大復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志言禹貢桐柏大

復山淮水所出以為淮水出桐柏之大復山也然胎簪亦固其

源不應獨遺則其時所謂大復山者蓋統胎簪以東諸峯言之

元和郡縣圖志以大復為桐柏之異名誤後人名最西一峯曰胎簪餘峯多別為之

號而最東一支遂專大復之名矣若道北諸峯土人往往概稱

桐柏山猶多沿禹時之舊云

附錄

先生游張清恪楊文定兩公之門講學不倦故經義宏深而於程朱之傳尤身體而力行之嘗言經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而

彝倫之則也人不窮經則悖文不根經則駁

沈廷芳撰墓志

方望溪見先生所疏三經謂得聖人精奧讀其文又謂氣格直

似韓子乾隆初元方輯三禮義疏遂薦入館名動輦下

同上

先生為人醇篤盡洗中吳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為事貫穿古

人之異同而求其至是其為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

全祖望撰墓版

文

焦里堂贊周官祿田考曰官多田少為周禮謗果堂考之乃斥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官爵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以廣郊野之官不名州黨不易再易通三以量減以攝試增以

加賞

雕菰集

胡培翬曰沈氏之書名儀禮小疏所箋釋僅止士冠士昏公食

喪服士喪既夕數篇而考訂多精覈

研六室文鈔
讀儀禮私記序

果堂交游

惠先生棟

別見研谿學案

沈先生廷芳

別見餘山學案

方先生苞

別為望溪學案

李先生紱

別為穆堂學案

全先生祖望

別為謝山學案

陳先生景雲

陳景雲字少章吳縣人諸生為義門入室弟子義門門下著籍甚眾先生與果堂先生最著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第一以應順天試入都不遇館於藩邸三年辭歸時年四十以母老絕意

宦游篤於內行親喪每慟絕祭必涕泗沾衣外和內剛不因人
熱晚歲名益高跡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蹋城市朝齋暮鹽怡然
也凡經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稗官家無不綜覽尤深於史學
溫公通鑑略能背誦明三百年事能剖決得失校勘古籍一守
義門之法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證
三卷綱目辨誤四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選
校正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集四卷

參先正
事略

茅先生星來

茅星來字豈宿號鈍叟歸安人七世祖坤明史有傳先生年近
三十爲諸生屢絀於有司後遂專攻經世及程朱之書念朱子
近思錄舊解未詳密乃爲之集註行止坐臥皆不輟歷二十餘
年成書十四卷其才識亦因之甚高嘗依族人於山東滋陽時

黃崑圃爲布政使數致候問先生避嫌卒不往親知爲州縣必
懇之爲言安民之法或刻於催科則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汗流
不顧所著古文亦往往於國維民瘼反覆致意攜其橐謁方靈
皋於京師靈皋以爲勝宜興儲禮執由是名聞遠近以口吃無
敢薦達之者與果堂先生交最久嘗自傷不遇圖所以不朽者
果堂先生謂曰諸生而可以不朽其在爲有用之言乎其近思
錄集註亦遂爲士大夫所推重乾隆十三年卒年七十

參史傳
沈彤

撰
傳

近思錄集註後序

近思錄集註旣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
不憚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
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

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寢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爲之博考而詳辨之卽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

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
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况離
道學於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
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
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
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
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
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
焉

徐先生大椿

徐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吳江人祖欽字電發工古文
詩詞舉康熙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著有詞苑

叢談本事詩南州草堂集父養浩熟於東南水利先生性通敏
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旁通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而醫
學尤邃以諸生貢太學尋棄去專以醫活人乾隆二十七年巡
撫莊有恭將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自言其五
十餘港非太湖下流開且無益惟附城十餘港濬之便後率從
其言蓋先生有得於家學也嘗奉召至京師視大學士蔣溥病
密奏過立夏七日當逝至期果然將授以官力辭歸後復召至
京以疾卒年七十九其奉召時諭旨稱其字故遂以字行平生
與果堂先生友善雖爲學不同而交相資也所著書有神農本
草經百種錄一卷蘭臺軌範八卷傷寒類方一卷醫學源流論
二卷洄溪醫案一卷慎疾芻言一卷道德經註二卷陰符經註
一卷又水利策稿述恩紀略待問編嘗爲新樂府曰洄溪道情

警動剗切士林誦之

參吳江縣續志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序

百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鈍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而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溼之邪喜怒憂思之擾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臭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測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製湯劑以之治人有餘瀉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

以類從或以畏忌各矯其弊以復於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
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
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
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閒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
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祕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
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師心自用
謬誤相仍卽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所遺漏是以方不成
方藥非其藥閒有效驗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
故也余竊悲焉欲詳爲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
異地土殊產氣味不同且近世醫人所不常用之藥無識別而
收採者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必盡解全
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

共得百種爲之探本溯原發其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他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嗤而敬慎足矜也

世醫入視不常以之藥無補風而難經經釋敘詩於其間故其吹耳目及無定古今各實互難經非經也以靈素之微言奧旨引端未發者設爲問答之語俾暢厥義也古人書篇名義非可苟稱難者辨論之謂天下豈有以難名爲經者故知難經非經也自古言醫者皆祖內經而內經之學至漢而分倉公氏以診勝仲景氏以方勝華佗氏以計灸雜法勝雖皆不離乎內經而師承各別逮晉唐以後則支流愈分徒講乎醫之術而不講乎醫之道則去聖遠矣惟難經則悉本內經之語而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爲得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說有卽以經文爲釋者有悖經文而爲釋者有顛倒

經文以爲釋者夫苟如他書之別有師承則人自立說源流莫考卽使與古聖之說大悖亦無從而證其是非若卽本內經之文以釋內經則內經具在也以經證經而是非顯然矣然此書之垂已二千餘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爲解釋并其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流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流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習之久而漸疑其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己也信夫難經之必不可違乎內經也於是本其發難之情先爲申述內經本意索其條理隨文詮釋旣乃別其異同辨其是否其間有殊法異義其說不本於內經而與內經相發明

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惟夫遵內經之
訓而詮解未洽者則摘而證之於經非以難經爲可訛也正所
以彰難經於天下後世使知難經之爲內經羽翼其淵源如是
也因名之爲經釋難經所以釋經今復以經釋難以難釋經而
經明以經釋難而難明此則所謂醫之道也而非術也其曰秦
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蓋不可定然實兩漢以前書
云

醫學源流論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
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
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

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
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
慮免于疾病天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况乎四十
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
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
而卻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
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
得附于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
置薪於火始然尙微漸久則烈薪力旣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
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
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
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

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尙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胗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藏有五藏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卽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藏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藏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藏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

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爲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爲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

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旣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閒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

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少章家學

陳先生黃中

陳黃中字和叔號東莊少章先生子讀書能承家學尤長於史乾隆初召試博學鴻詞於時海內多士集闕下罔不以聲氣相高先生獨習靜蕭寺朝士罕識面再赴京兆試俱下第乃幕游南北爲養親計學通古今凡山川險隘及禮樂兵農諸大政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悉洞其要又工於章奏諸開府皆引以爲重而侃侃無少隱嘗客湖南巡撫所因爭勦土苗議不合拂衣竟去又嘗上書海寧陳相國論時政利病相國欲

疏薦之辭歸忍飢不出壹志著作與閭井落落不偶會其外姑
家爲人所構強令排解謝絕之俄中以他事禍幾不測學易獄
中晏如也既脫難每酒酣輒爲拂鬱至乾隆二十七年卒年五
十有九平昔刪修宋史有彙一百七十卷臨歿以付彭尺木又
著有新唐書刊誤三卷諡法考三卷殿閣部院表六卷督撫年
表六卷導河書一卷詩文集四卷

參先正事略
廷芳撰墓志銘

沈

清儒學案卷六十一終